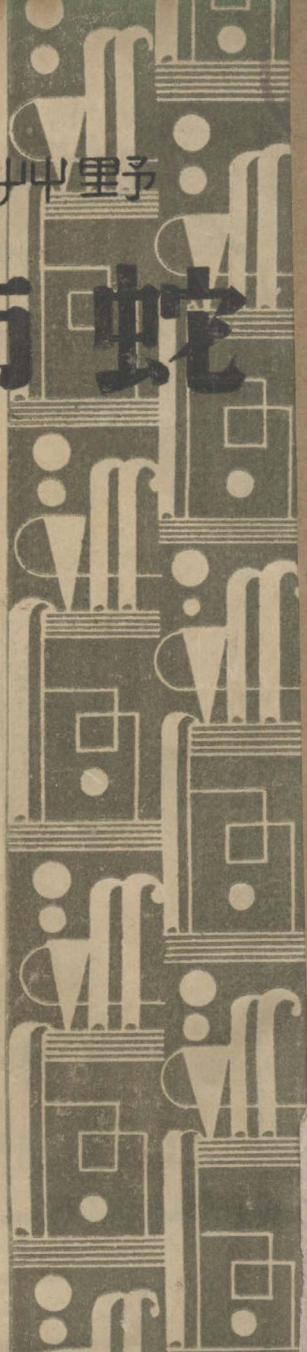


野州書齋

蛇叔塔

紺書齋

文獻出版社印行



五之書叢草野

塔 與 蛇

著 弩 紺

行印社版出獻文

月八年十三國民華中

野草叢書之五

蛇 與 塔

每册實價壹元叁角

外埠酌加郵匯費

著 者

紺

弩

發 行 人

夏

雪

清

發 行 者

文獻出版社

桂林府前街十四號

總 經 售

科學書店

桂林八桂路十四號

印 刷 者

國光印刷廠

版權所有 • 翻印必究

中華民國三十三年八月八日初版

目錄

題記	一
蛇與塔	六
聖母	八
母親們	一三
怎樣做母親	二五
母性與女權	四四
賢妻良母論	四七
婦女・家庭・政治	五一
談娜拉	五九
「確係處女小學亦可」	六三

體貌篇

阮玲玉的短見

游呂菊芬

心祭

志對與文獻

志對與相傳

自述

聲

地

山

六六

七二

七六

八七

四四

二二

三三

八

六

目錄

，膚淺的幻想，以爲那種人如果不陷身風塵，一定也是社會的優秀份子，如果加以努力，說不定也像我輩須眉男子，有遠大的志願，前途，能夠爲社會人羣做一番事業；但是現在却是世界上最卑賤的人類。她們的年青，美貌，聰明等等，都不能使自己擺脫一種看不見的枷鎖。反轉來看我輩男子，在我的周圍，盡是一些昏夜乞憐，白晝騙人，貪財愛寶，賣官鬻爵的沒有靈魂的腐爛的軀殼；他們却儼然西其裝，革其履，汽其車，洋其樓；稍爲掬掬他們的麥克麥克的腰包，就可在那些聰明伶俐，風格高超的青春的肉體上爲所欲爲。而她們也就歡迎他們，巴結他們，俯首帖耳地侍奉他們。用佛羅衣特精神分析來說，因爲自己不能如此，不免有些醋意，也未可知；那時候，我實在有點覺得這社會不大像社會，我們人也不大像人。我對於婦女問題，不免有時放在我尊貴的腦子里想想，大概是從那時候起的。記得還寫過幾篇文章，發表在自己編的某報副刊上，文章不佳，向來不會重視，說了些什麼，早已忘得干干淨淨了。以後，無論什麼人說，男尊女卑，男主外，女主內，男子什麼什麼優於女子，女子什麼什麼不及男子，我都冒火

，以爲是一種昏話。這是我的女權見解的來源。

這本書里面，有一篇「怎樣做母親」，不難看出，我對於我的母親很少敬意。不但對於自己的母親，對於天下人的母親，我都不高興，尤其是常被別人說得天花亂墜的所謂「母教」。我以爲母教實際上只存在於「家母行述」之類的文章上，而那家母的少爺，一定是名人或闊人。史書相傳的賢母，都是「母以子賢」（請想我的杜撰），不怎麼可靠的。中國的男人，似乎比較容易短命；富家子弟用嫖賭嚼搖雅片烟斷傷身體而短命，窮人們則要處心積慮，竭智盡能，餐風宿露，勞碌奔波地找錢來養活她的母親或妻小而短命。男人死了妻子，可以「續絃」；女人死了丈夫，如果不幸而生在稍有所謂「體面」的家庭，就有什麼「好馬不配雙鞍，烈婦不事二夫」，「禮無再嫁之文」等等鬼話來束縛她。於是一個寡母，帶着一個或幾個孤兒，在所謂「家庭」里面度着悠長的黑暗的日子的事，就到處都是。中國的婦女，成千成萬，成十萬成百萬地無聲無臭，不生不死地活着，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地死掉，我們的古聖先賢，英雄豪傑，對於這樣一件天下大事

，熟視無睹，一句屁也不放，到了十萬百萬千萬萬萬的「家母」中間，有一個入的少爺成了名人或顯人，那就可不得了了。如何苦節獨行，如何教子有方，如何如何深明大義，教她的少爺爲朝廷，爲國家，爲民族，爲社會盡力，廉節自持，奉公守法等等。好像天下之所以還如此其糟者，全在一些人沒有早死父親讓他們專承母教之故。豈不滑稽乎哉！過去的母親們進過大學麼？進過中學麼？進過小學麼？甚至進過幼稚園麼？她們幾個人認識幾字，讀過幾本書？那樣小腳伶仃的，又走過幾步路，看過些什麼事什麼人，聽過些什麼話？她們的知識從何處得來？民族國家社會觀念，從何處得來？比如汪精衛的母親，不過是一個商人的小老婆，能夠用什麼東西教她的兒子？如果她真地教過，所教的又真正好且真正有力，爲什麼汪精衛還是終於當了漢奸呢？

關於這一問題，還有好多話要說，說得太多，未免太不像這樣一本小書的題記，姑且帶住。然而這見解實在是我對於婦女問題的一個重要的東西，懷在心里，差不多二十年了，却沒有機會好好地寫一篇文章，真是遺憾。

說我從來不曾研究過什麼問題，對於婦女問題，幾乎一本書也未讀過，比如說愛倫凱，貝貝爾，柯倫泰等人的著作。我們須眉男子，大概都有這樣一種自尊心：談婦女問題的書，應該讓娘兒們去讀，天下大事多得很，區區婦女，家庭，戀愛，婚姻等等瑣屑小事，何足以分我輩的心呢？這是說那些有志研究什麼問題的先生們，至於我自己，則更乾脆：什麼問題也不研究！這本書，題材偶然碰到的，文章隨便寫出，全憑直覺，不涉學理，淺妄之譏，自知難免。但在學者教授們正勸婦女回庭去的今天，却似乎還有傳播一下的必要，所以不嫌浪費紙張，慨然付印了。

一九四一、三八節于桂林。

蛇與塔

白蛇與許仙，在中國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傳說，寫這故事的有好幾種書，我最愛「警世通言」(?)上的「白娘子」。從那故事看來，白娘子是個極人情也就極人性的平凡的女性，她愛許仙，嫁給許仙，後來爲法海收服，文情簡單樸素，使人感到一點淡淡的無名的悲哀，是中國短篇中的傑作。別的書就鋪張得厲害，什麼水漫金山，壓在雷峯塔下，許仕林祭塔等等。

蛇，糾纏，毒，用牠比女人，是頗有些憎惡意思的。但這意思，在一般人中間，似乎并不怎樣普遍，深刻，寫白蛇故事書的人，講，讀，聽這故事的人，就都不怎麼憎惡她，剛剛相反，許多人似乎還同情她，用老話說，這叫做公道自在人心。水漫金山，當然會荼毒了許多生靈的吧，但人們還是並不憎惡，好像明白那責任該法海負。本來，你出家人，管人閻閻則甚？

把她壓在雷峯塔下，而且永久壓下去，實在是一件不平的事。她不過找她的丈夫，要她的丈夫回家，犯了什麼法呢？就叫她不見天日，身重負，斷也不能動一下，這日子怎麼過呀！這是我們愚民百姓所常常盤算的。

中國沒有大悲劇的故事，什麼都讓它大團圓，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夫快人心，白蛇被壓，還來個許仕林中狀元，衣錦榮歸，奉旨祭塔，也不脫此例。有人說這是不敢正視現實，是說謊，恐怕是不錯的。但也可以有另外的說法，即我們中國人於是非善惡之間，取舍極嚴，關心極大。蛇已經被壓下去了，沒有任何法力的我們愚民百姓無法挽救，但對於她的含冤却耿耿在心，對於她的淒涼情況，又抱着無限同情，難道慰問一下也不可以麼？於是產生了自己的創作：祭塔。狀元公許仕林也者，何嘗是白蛇與許仙的兒子呢，不過是我們愚民百姓派去的代表而已。探監，甚至到學校里訪女同學，不都要說得沾親帶故的麼？

若干年前，雷峯塔倒了。倒的原因，據說，是因為人剝偷磚。磚，可以造牆，可以繼然不過是磚吧，年深日久，就成了古董，可以賞玩，可以賣錢；甚至一說：

塔是鑽妖的，磚當然也可以選邪，所以偷。天乎冤哉！剛剛把偷礦者的本意忘掉
了！本意如何？同本聖塔倒。要白蛇恢復自由。愚賤百姓也只有忍氣百姓的方法
和力量，甚至對聖塔裏面，不勝一、二、三、于桂林。

聖塔

聖塔，不勝一、二、三、于桂林。

中國六個農婦，馳在山坡上睡着了。關心對大。她已睡熟，不勝一、二、三、于桂林。
她綠蔭爲她擋住烈日，野草吐露濃郁的芬芳，小鳥在耳邊喧叫，山風鼓起松林
的濤聲，這健壯的農婦，睡着了。

下巴鬆懈地下垂，張開的大嘴露出滿口黃牙，清涎從口角向外傾瀉，紫醬色
的頰角和鼻尖上沁出點點的汗珠，隆起的胸部起伏着，四肢毫無顧忌地張開；短
衣的隙縫綻露着一抹膚色，寬大的袴管裏伸出半截粗壯的腿桿，
她睡的這樣
的酣適，這樣放誕。好像這山坡就是最舒適的眠床，天地也不過是狹窄的房舍，

一宋無名的野花，正在她的近旁搖曳，不知是妬羨她的甜甜，還是慨歎她的粗野。

我掉過頭，面向那山下的稻田，強烈的日光眩惑着我，眼睛裏似乎有無數的金星在閃爍，濃綠的禾稻在微風裏，緩緩地波動，田裏有赤着膊，戴着草帽的鋤草者，但是我看不十分清晰，倒像那裏也躺着一些午睡的女人。

人卻忽然想起，什麼地方會看見過這樣一幅圖畫？對了，是有這樣一個藝術家曾用她的刀筆刻畫過一個躺着的健壯的農婦。不過那不是酣睡，是被誰蹂躪過了，摔死地，或者全死地躺在繁茂的野草中間。衣衫大塊大塊的裂痕，告訴我們她是怎樣掙扎過來，那鬆懈疲憊的姿式，又說明她怎樣地氣盡力微，含冤無告，憑弔她的支那近旁也正有一朵看起來彷彿還在顫動的野花。

百草仍舊吐着生的氣息，微風仍舊撫摸着它們；草叢中，小虫們仍舊爬着，跳着，飛着，一切都這樣無憂無慮，悠游自得，獨有人類的她和虫和草這樣鄰近的那農婦，却逃不脫一個悲慘的運命。人和物是何等隔膜，相去何等遙遠。那看起來彷彿還在顫動的野花，果真是爲她的遭際所感動了麼？——唉，真是無

理的聯想呵，爲什麼從一個沉酣的午睡，想到那悲劇的畫面上去了呢！

然而藝術家是仁慈的，她把人類的醜惡和不幸都造成了美的構圖，她從無窮複雜繁多的人類的罪孽中間，只揀選了適合於她的構圖，足以代表她所要表現的某一點，或幾點，而擲棄了那無數的乃至更悲慘，更醜惡的東西。在實際社會裏頭，尤其是在倭族的海盜的戰馬在我們的廣大的國土裏縱橫馳騁的今天，我們女同胞受了強盜的蹂躪踐踏，變成了血腥的屍體，無助地躺在草地上的決不是像畫圖上的孤另另的一個！

我曾看見過許許多多的照片，那些照片裏常常有幾十個幾百個完全赤裸的女人的屍體，一覽無餘地展露着那平時最祕密的部分。四周也有雜草，也有鮮血，或者還有別的什麼污穢的東西；但是沒有那彷彿還在顫動的野花。代替花朵的是插在她們胸前的軍刀和從那祕密部分伸出來的細長枯草，那是淫虐者獸性滿足後的猶笑的表現。

那些躺倒的死體是誰呢？豈不是我們的諸姑姊妹麼？污辱她們，殺死她們的

是誰呢？豈不是那些倭族的野獸麼？在一方面是悲慘的遭遇，一方面是醜惡的行爲的畫圖正展開着的當時，我不知道是晴天還是陰天，是白天還是黑夜，更不知道這世界是人的世界還是魔的世界。如果是晴天，太陽的面孔一定會爲那些野獸的無恥而羞紅；如果是陰天，密雲一定會爲那些死者的慘痛而垂淚；白天裏烏鴉也會啼血，是夜晚貓頭鷹也會顫抖；說是人的世界，歷史上難找同樣的先例；說是魔的世界，魔鬼也趕不上強盜的殘忍。然而我看見過的照片還是所有的照片中極小極小的部分，所有照片又只是實有的暴行中的極小極小的部分！多麼巨大的災難，多麼沈痛的死亡呵！無比的兇殘，不能忍受的屈辱，毫無容赦也毫無報償的酷刑，一切苦痛中最大的苦痛，一切不幸中最大的不幸，一切死亡中最悲慘的死亡，在這祖國勝利的前夜，都落在我們的女同胞的頭上！

而且我們的女同胞不僅爲了祖國的戰鬥而受難而死亡，同時也爲了幾千年來的一切兩性的偏見，那從不合理的社會組織中產生出來的兩性的偏見而受難而死亡；爲了歷史上的一切錯誤所造成的民族積弱而受難而死亡；並且爲那受着暴君

們的壓抑，使自己的人性變成了獸性的敵兵的遺孽而受難而死亡；甚至於爲了使女性由於生理的關係不能不變得柔弱的造物的偏私而受難而死亡；兩性的，民族的，人類的，甚而是自然的，一切愚昧無知的惡果，今天都落在我們的女同胞頭上。

然而人類愚昧不會是永久的，自然的缺憾，也不會無法彌補。由於祖國的戰鬥和再生，由於我們的聖戰促成的敵國的改造，由於這聖戰給與世界的影響，未來的人類將是新的姿態，未來的女性將不再柔弱，我們的女同胞的受難與死亡也許是最後一次。假如因爲她們的受難與死亡，以後的人類，以後的女性，不再有一同樣的受難與死亡；假如一切人類，一切女性的最不幸，最痛苦的運命，都是今天正在受難與死亡的我們的女同胞接受了；那末這些女同胞的受難與死亡是何等偉大，何等無我，何等慈悲，又何等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啊。我恍惚看見那些躺倒了的屍體一齊站立起來，匯合、融結，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新人。那新人美麗、莊嚴、崇高而和悅，周身射出着燦爛的金光，天風爲她梳着披散的長髮，太陽照着

她掛在臉上的微笑，她昂着頭，挺着胸，大踏步地走向祖國的明天，人類的明天！

她的名字叫做：聖母。

相同！相同！——救贖。

相同！——救贖。

母——親們

不痛哭，不抽咽，不痛哭出一聲淒涼者，我所只覺一官廳者，於此亦來而嚴密
在中國，抗戰的火燄是鮮豔的，雄壯的，奇瑰的，像剛升起的太陽，照耀着
四方，照耀着世界。

中國，睡熟了的獅子醒了！黃河，揚子江底咆哮醒了！秦始皇，岳武穆，朱
洪武底血，誅滅侵略者的血，醒了！在半空里燃燒，感與來歸封的有靈魂也蘇醒
用我們底手，扭開頸子上的枷鎖吧！用我們底手，改換地圖底顏色吧！用我
們底手，除掉一切所要除掉的，取得一切所要取得的吧！

然而，今天，此刻現在的一瞬間，強盜們在笑，在唱着忘形的歌，跳着淫猥
的舞！而我們，四萬萬五千萬，在受着不曾有過的災難！未來中國底母親，我們

一九三九、三八節于金華

爲了偉大的孩子底誕生，在受着臨盆的災難！

都市喧囂着。強盜從天上來了。

「噫……！死神兇惡地吼着。

烏鴉們，麻雀們驚起了，成羣地在半空里盤旋，連獨來獨往的蒼鷹們也結成小的隊伍，牠們向遠方探望，牠們要逃難了，牠們遮沒着陽光，像一片烏雲。

都市啞默了，顏色是蒼白的。

女人們，孩子們把自己藏在地球底懷里，母親用手或者用奶頭堵着孩子底嘴，不許哭，不許叫，不許放出一點點聲音，好像只要一有聲音，從天上來的強盜就聽見了，找來了。

碰同！——炸彈。

碰同！碰同！——炸彈。

倒塌，飛揚，起火！

在烟霧裏，都市顫慄着。

然而從天上來的強盜們笑了。

在路上，戰士底母親們走着。

那路是：幽僻的、荒野的、窄狹、崎嶇、陡峭！沒有草木，山和谷，像剝了皮的獸物底屍體。

母親們勾着背，跛着細小的腳，馱着鍋，馱着米，牽着牛，羊和馱子：守夜的狗，如今，獵狗似地在前面探路。

母親們走着，在風底下，在雨底下，在太陽底下。

他們是襤褸的，黧黑的，枯槁的，衰弱的。

丟了家，丟了溫暖的被窩，丟了沒有紡完的棉花，丟了晒在河邊的魚網。半夜里，一聲吆喝；

「強盜來了！東洋鬼子來了！」

「走哇！」一千個一萬個聲音，同時同樣地喊：「讓孩子們打仗去吧，我們，老傢伙們應該離開，莫絆着孩子們底腳啊！」

來不及整理要帶走的東西，來不及和親近的人說一句話，來不及在家神祖宗面前磕一個頭，母親們迅速地，果然地走了。

走哇！到山林裏去！到石砦里去！到土洞里去！到苗人們底家，黎人們底家裏去！

母親們走着。在路上，留着漏落下來的糧食；黑的炒米，黃的包穀，還有，凌亂的細小的人底腳印和畜牲們底糞便。

在前線，戰士們苦鬥着。

千萬個人，千萬個戰士，唱着愉快的歌，邁着英雄的脚步。像山在移動，像萬里長城在移動，向強盜們底陣地移動。

可是強盜們笑了。從東京來的大砲笑了，從羅馬來的飛機笑了，從柏林來的

坦克車也笑了。

魔鬼似地伸出鮮紅的舌頭，舐向我們底山，舐向我們底萬里長城，我們底山崩了，長城缺了！

戰士們底血汨濺着，戰士們底頭顱，戰士們底肢體，又堆成了山，堆成了萬里長城！

可是新的戰士又起來了！唱着愉快的歌，邁着英雄的脚步，向強盜們底陣地移動！

可是強盜們又笑了，大砲，飛機，坦克車，伸出魔鬼的舌頭！

戰士們底血，頭顱，肢體！……

可是，新的戰士又起來了！

戰士們苦鬥着，在飢餓里，寒冷里，困乏里；在冰天雪地，在冰天雪地里，槍林彈雨里。

在逃亡的隊伍里，一個母親歎息：「聽說強盜們飛到過縣城，聽說強盜底隊

伍到了烏龍鎮？」

「可不是麼？」第二個母親嘆息：「城里的關王廟都毀了！烏龍鎮的街都洗了！百子堂燒成光光的琉璃府了！」

「啊啊！」第三個母親歎息：「菩薩保佑我底孩子吧！」孩子上火線去了。三十年前，這母親，一個少婦，避着一切的人，連對自己也害羞着，在百子堂從第一個嬰兒的塑像選到第一百個，又從第一百個選到第一個。「哦，這個多麼胖啊！」——她想。「哦，那個底樣子長得多好看啦！」——她又想。「哦，這個還在望着我笑咧！」——她三想。

「兒啊，跟媽媽回去吧！乖兒啊，跟媽媽回去吧！媽媽曉得疼你的。」從懷里取出帶着體溫的紅繩，栓在那選中了的「兒」底頸子上，據說，第二年，「兒」就抱在媽媽懷里了。

「不許到百子堂去！」孩子一生里被語誠着。他一去就會找到了自己底家，找到了自己底座位而且回到那家那坐位上去。

死)的吧！母親一生里担着心。

如今，孩子底家給強盜毀了！孩子底坐位，孩子底塑像也給強盜毀了！可是我底孩子呢？

這母親還不知道強盜底兇惡：在東北，在華北，在山東，山西，在浙江，江蘇，在一切失去了的地方和未失去的地方，毀了千萬個百子堂，毀了千萬個年青的母親們尋求兒子的地方！同時也毀了更多的母親底兒子和兒子底母親！

誰敢告訴這母親：她底兒子在前線正和那塑象在後方所遭遇的一樣呢？

在失去了的土地上，在戰士們底墳場上，在被殘殺了的嬰兒底屍體上，戰士底姊妹們，妻子們，嬰兒底母親們，被強盜凌辱着！

她們被脫光了衣服，被綑住了腳手，被奪走了一切自衛和自由動作的能力！

村田，武藤，上條，中川……一個，兩個，九個，十個，在她們那邊活着的屍體

上上下下！

她們憤怒，掙扎，唾罵；她們痛楚，疲乏，麻木！強盜們底邪惡的眼睛，比刀，比斧頭，比槍，砲，炸彈，還要殘酷地紛粹着那些還活着的屍體。

「死啊！死啊！」這時候，死是唯一的救主，可是一千回一萬回呼喚不來。一千回一萬回的尋覓無用。只有她們擊斃了，力竭了，氣微了，血冷了，萬不能再活下去了，強盜底刀尖，或者會仁慈地插進她們底咽喉。

在強盜面前，在野獸面前，女人，永遠是無助的弱者！

在逃亡的隊伍里，一個母親咕嚕着：

「二十五年前的今天，是我出嫁的日子。我底爸爸，那戴着玳瑁框的水墨眼鏡，走着八字步的老人對我說：『你要是有了什麼醜事，就再不要見我了，因為那是犯罪的；不孝敬公婆，不和丈夫和睦，就再不要見我了，因為那是犯罪的；貪嘴貪食，貪懶貪睡，不能興家立業，也再不要見我了，因為那是犯罪的。好吧，孩子，願天保佑你，願菩薩保佑你！』」

「那說話的人早已俱了黃土，可是話還在我底心里活着。二十五年了，我不正經麼？我怠慢過老人們麼？對於男人底打罵，還過一句嘴麼？我沒有挑水，沒有砍柴麼？我讓我底公牛，我底母豬挨過一頓餓麼？我沒有生男育女麼？我私自吃過東西麼？我說過別人底是非麼？」

「我犯了什麼罪，我底孩子，孩子底爸爸，我們又都犯了什麼罪？爲什麼要給強盜們殺，爲什麼要給強盜們炸，爲什麼要給強盜們趕？」

「天在哪里？菩薩在哪里？爲什麼，爲什麼，讓強盜們來磨難我們？」

「告訴我呀，姑媽！告訴我呀，孀娘！告訴我呀，大嫂子！」
回答是一片靜寂。

天是昏沉的，地是墜獸的，從遠處吹來的風，呼哨着聽不懂的什麼。

在失去了的都市里，木人戲開演着。

那舞臺上有着各種各樣的角色：紅臉、白臉、黑臉；穿龍袍的，穿補套的，

穿凱甲的。他們的身體活動着，腳手活動着，口也活動着；他們殺、打、唱、跟真的人一樣，跟真的戲一樣。

可是那戲却誰也看不懂，聽不懂。因為在舞台背後，在高處，用絲線牽動着木人們而且口里唱着的是一個強盜，那戲文只是強盜底創作，又用的強盜國的語言。

舞台底下站着各種各樣的看客：抽大煙的，吃白面的，賭番攤，推牌九的，在窩子里當差的，在茶館里扇爐子的，他們本來和強盜們一氣，現在又以捧強盜底木人戲為職業。

強盜說：「噫噫，王道哇！」「好！」他們鼓掌。強盜說：「噫噫，親善哪！」「好！好！好！」他們又鼓掌。強盜說：「當漢奸的跟我來，不當漢奸的滾開去！」「好！好！好！好！」他們更不敢不鼓掌。

然而，在戲場里，中國人，真正的中國人是絕跡的。

在逃亡的隊伍里，母親們沉默着。

一個母親想起老頭子來了。那是被幾十年的勞苦吸去了血，吸去了健康的矮小的老人，是弓着腰，駝着背，一咳一口綠茵茵的痰，咳得整夜整夜，睡不着的老人，他應該跟起走的，可是偏不走，說要當游擊隊，他還舉得起一根撥燈棒麼？那老傢伙，沒有別人，弄不到吃的上嘴的；他會不曉得什麼時候把鷄子趕上籠去；他會拿着自己底旱烟袋而又到處去尋它。那可憐的老傢伙現在在做什麼呢？

一個母親，想起兒媳婦來了。那會說話的沙牛，成天推磨、砍柴、燒茶、煮稀飯、煮好了挑到游擊隊那裏去，在那里，給他們洗衣服，補鞋子襪子，一天到晚，不曉得什麼叫做累，那兩歲的孫兒不會太吵她的吧，應該把他抱走的，要是別人有奶子。

一個母親想起女兒來了。她看見那快要成人的小姑娘，凍着通紅的臉，腫着饅頭樣的手背，揣着口袋，和別的姑娘們一齊，在這里那里給受了傷的人們洗傷口，敷藥；一路做事，一路口里唱：「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她們是對的

，要是自己轉去四十年或者三十年喲！

一個母親想起自己底房子來了。那是一棟久已東倒西歪了的房子，祖孫父子在那里頭住了三四代。他們說，如果打敗了，就把整個村莊都燒光，不留半點什麼給強盜們。那房子現在還在不在呢？她回頭望，想着有沒有煙火從來的那邊起來。可是她們底村莊已經和她們隔得太遠了。

一個母親……

母親們沉默着，各各想着自己底心事。

在中國，在戰爭的時候，人民是苦痛的，戰士底母親們是苦痛的。她們獻出了自己底兒女，獻出了自己底家，而自己却走上了逃亡的路，因為她們老了，無用了，再沒有可以獻給戰爭，幫助戰爭的了。

她們勾着背，跛着細小的脚，磨着一千層一萬層厚的鞋底，向山林，向石叢，向土洞，向苗人們底家，黎人們底家！

母親們呵！願你們健康！願你們長壽！願你們能夠看見那些英雄的戰士們回來！他們會帶給你一些奇怪的禮物：強盜們底鋼盔寶劍，頭蓋骨、和強盜底飛機底翅膀！

一九三八，一，七日。

怎樣做母親

只看見怎樣做父親的文章，却沒有人寫怎樣做母親，好像母親本來天生會做，毫無問題似的。其然？豈其然乎！蓋男性以其事不干己，新女性又恐怕早薄良母而不為，女孩子之流，則尤病其羞人答答，於是談者稀耳。

然而問題是存在的。

我的母親於不知什麼時候死去了。說幾句與題無涉的話，她的死，是與抗戰

有關的。故鄉淪陷，老人們天天要爬山越谷，躲避鬼子，衣食住一切問題都無法解決；六七十歲，向來就叫做風燭殘年，燭本將盡，風又太猛，飄飄了幾下，終於滅了。

我聽見了這消息，奇怪不，沒有哭，並且沒有想哭，簡直像聽隔壁三家的事情似的。這很不對；但我本來就不是孝子。其實這淡漠，早在母親的意料之中，她曾對我說：「將來你長大了，一定什麼好處都不記得，只記得打你的事情」。知子莫若母，誠哉！

十年前，我已二十多歲，正在南京做官。人做了官，就要坐辦公廳，開會，赴宴會的。有一回在一個很儼乎其然的會議上，偷看一本小孩子看的書，記得是中華書局出版，黎錦暉之流所著，書名彷彿是十姊妹什麼的。那會議也是與抗戰有關的，一位先生站起來演說了半天，說得十分激昂，末了說，我們的國運實在是很怎麼的，座中已經有人在流淚了。他指的是我，全場的人也都向我回過臉兒

來，嚇得我連忙收起了十姊妹，原來我看書看得不覺流出淚來了。

十姊妹之類，並不算好的兒童讀物，也決不能感動那時候的我。但是文字寫得很有趣，很有些孩子話，使我想到了這書，本是應該在小時候看的，而我小時候沒有看見；於是又想到我的小時候，那是如何的一截黑暗的生活嚟！大概就這樣想着想着，不覺竟流淚了。

其實所謂「黑暗」，也沒有別的，不過常常挨打而已。打手常常是我的母親——說常常者，是說打我的人除了母親之外，還有父親和我的親愛的老師們也。

中國許多婦女的日常生活，簡直單純得像沙漠上的景物，一生一世，永久只有那樣幾件事做來做去。有幾位朋友的太太，幾乎天天打牌，幾乎像是爲打牌而生。然而也難怪，不打牌也沒有別的事可作，她們也似乎作不出比打牌更好的事。我本來覺得她們太無出息，這樣一想，却反而同情她們了。

我的母親也是打牌黨之一。她一拿起牌，就不能再惹她；一惹，她就頭也不

回，反手一耳光。輸了錢，自然正好出氣；奇怪的是，就是贏了也是這樣。據說，一吵，就會輸下去的。不幸的是，她幾乎天天打牌。

然而打牌也有打牌的好處，就是打牌時，她沒有工夫管我。凡事，只要她來一管，我就不免有些糟糕的，父親先是常常不在家，後來是死掉了，別人隔得遠，屋里除了她和我，就只有丫頭老媽之流，沒有說話的資格，也根本說不出什麼話，這場合，無論她要把我怎樣，你想，我有什麼辦法呢？

有一次我大概還只有六七歲，一天中午，正獨自在廳屋里玩——我小時候常常獨自玩的，忽然聽見母親在堂屋里喊我。我雖然小，但一聽母親的聲音，就會知道她的喜怒，我覺得這回的聲音是含着無限的撫愛的，好像急迫地需要抱我，親我，吻我的樣子。我從來未受過撫愛，從來未聽過這樣撫愛的聲音，至少我的記憶如此。孔子曰：「唯女子與小人爲難養也，近之則不遜，遠之則怨。」我大概是天生的小人，小人得寵，就難免驕矜，難免不遜，正所謂得意忘形的。當時不知怎麼一想，竟和母親躲起迷藏來了。我躲在廂房的門角落里，任母親怎麼喊

也不答應。母親接着喊，甚至連乖乖寶貝都喊出來了。聲音是那樣的柔軟，那樣溫和，彷彿現在還在我的耳邊，是我在童年所聽到的唯一的撫愛的聲音，越是這樣，我就以為她要跟我玩兒，我也越要逗她玩兒，越是躲着不做聲，聲音漸漸近了，從堂屋喊到廳屋，打廂房門口過的時候，還把頭伸進去探索了一回，可是沒有看見我在裡頭，我和她只隔一層薄木板呀。我竭力地忍住笑，不做聲，她就喊着喊着，到大門口去了。母親今天跟我玩兒，我高興極了；母親走在我身邊，却没有找着，多麼有趣呀，我高興極了。我實在掩藏不住我的歡喜，實在忍不住笑，就哈哈大笑地從門角里跳出來，在母親的背後很遠的地方喊：

「我在這里呀，哈哈，我在這里呀！」

一面喊，一面還笑着跳着。可是等她扭轉身來，一看見她的臉，我就知道糟了，她的臉，完全被殺氣，不，應該說是「打氣」所充滿着。然而想再躲在門角落里不做聲，已經不可能了！

她一轉來，就扯住我的耳朵，幾乎把我提着似地扯到堂屋里，要我跪着，她

自己則拿着鷄毛帚。

「趕快說，你把錢偷到那里去了！」

原來她房里桌上有一個，至多也不過兩個銅板不見了。我本沒有偷，只有說沒有偷。可是她不信，最大的理由是，沒有偷，爲什麼躲起來呢？要是現在，我一定可以分辨清楚；但那時候，自己也不能理解爲什麼要躲起來，尤其說不出爲什麼要躲起來。我是在城里長大的孩子，十多歲的時候，常常到衙門里去看審案。我覺得坐在堂上的青天大老爺總是口若懸河，能說會道；跪在下面口稱「小的小的」的傢伙却很少理直氣壯的時候。並非真沒有理由，不過不會說，說不出。有時候，恨不得跑出去替他說一番。我同情這樣的人，因爲自己就飽有跪在母親面前，目瞪口呆的經驗。把話說回轉去，我既無法分辨，就只有聳起腦袋，脊梁和屁股挨打。母親也真是一個青天大老爺，她從來不含糊地打一頓了事，一定要打得「水落石出」。偷錢該打，不算；撒謊該打，也不算；一直打得我承認是我偷了，並且說是買什麼東西吃了，頭穿底落，這才罷休。不用說，這都是完全的謊話。

記得很清楚，從那次起，我知道了兩件事：一、錢是可以偷的；二、人是可以撒謊的。

在孩子們的記憶中，過年常常是印象最深刻的。過年，穿新衣服，吃好東西，提燈籠，放炮仗，拜年，得壓歲錢等等，和平常的生活是那樣不同，那樣合胃口，人要一年到頭都過年才好玩咧。差不多一進十月，就搬起指頭算，還有八十天，還有六十五天，還有二十四天……這樣地盼望年的到來。

過年，只有一樣事情不好，就是有許多禁忌。死不能說，鬼不能說，窮，病，背時，倒霉，和尚，道士，棺材，打官司，坐牢，殺，砍，……也不能說，尤其是在「敬灶」，「出天方」的時候。已經在神櫃上貼着「百無禁忌」，「童言無忌」了，豈不好像可以隨便了麼？可是還不能說。不能說，自然更不能做出任何類似，象徵那些字樣所表示的意義的事情，乃至多少有些損失，災害的事情，比如，打破碗，扯破衣服，跌破頭等等。而一個總的禁忌，就是惹大人生氣，撩

大人的打罵。據說，臘月三十或者正月初一，如果撩大人打了，那就一年到頭都會挨打的，雖然那兩天吃了好東西，並不一年到頭都有好東西吃。

十歲或者十一歲的一個除夕，已經過了半夜去了。母親燒好了年飯，預備好了團年酒，躺在牀上吸鴉片烟給父親吸。我呢，自然無事忙，一時跑到街上，看看通街的紅燈籠，紅春聯，熱心地欣賞那些「生意興隆通四海」之類的詞句；有時候又跑進屋里和小丫頭講講故事，看各個房里的燈火是不是燃着，平常，沒有人住的房里是不點燈的，甚至於還敢於接近母親正和父親橫躺着的床邊，聽他們談談下一年的生活打算之類。父親是個讀書人，他的那時代，大概是讀書人倒霉的時代，至少他自己就倒霉了一生：滿清時候沒有考到秀才，祖上傳下的一點產業，坐吃山空，只剩下一幢房子了——這房子一直留到抗戰後才被日本強盜炸光；很早就吸上一付煙籐，不能遠走高飛；在地方上做過幾回事，也都因為吸煙被人家告發而被撤職了。這時候，已經一連好幾年沒有職業，家景實在一天不如一天。母親平常就常常和他吵架的。在無可奈何的時候，就盼望着奇蹟，盼望神靈

或祖先的保佑，而把希望寄托在未來的日子里。比如說，無災無病地戒掉煙癮，外面忽然有人請他出去做官，地方上的事忽然非他出來不行等等。這希望既然等於奇蹟，要倚仗着不可知的力量，而又在未來的日子里，所以父親雖然是個讀書人，其迷信的程度，也就和略識之無的母親差不多，尤其是在過年的時候。

「××」！母親叫我：「你去到各個房上上油，添點燈草，把燈都點得亮地，菩薩保佑明年一年順順遂遂。要小心，不要把油潑了。」

我一手拿着清油壺，一手握着一把燈草，到每一間里小心翼翼地作好了所作的事，回來把油壺放在原來的地方，放好了，走了幾步還回頭去看了一回。

「油都上了吧？」母親問。

「上了！」

「沒有做壞麼？」

「沒有！」

「還好」，父親在旁邊說，「聽聲音蠻透澈的」。

但是到了天快亮了，父親的癮過足了，起來準備「敬神」的時候，母親到放油壺的地方一看，油壺却躺在油灘里！什麼原故呢，我到現在還不明白，大概是小丫頭故意害我，就是老鼠先生和我過不去。母親是最講禁忌的，父親又希望這一夜有個好的兆頭，潑油又本來代表輸錢，虧本，損財這些意義的。這樣一來，以下的不必說，總之，正在別人家「出天方」，滿街的炮仗亂響的時候，母親爲首，父親幫忙，把我撇在椅子上，打得像殺豬樣地叫。我的腿被打跛了，以致第二天不能到親戚人家裏去拜年。

又是過年，可是不是除夕，大概是初三或者初五。我們過年是過半個月的。伯父的靈屋子供在堂屋里，他死了一年多。夜晚，父親不知從誰家里吃了春酒回來，感覺得身上不舒服。父親常常身上不舒服的。母親說：

「××，你在你伯伯靈前燒燒香，磕幾個頭，叫伯伯保祐爹清吉平安」。

「我不！」我說。

「爲什麼不呢」？母親和父親都很詫異。

我已經十一二歲了，高小一年級已讀過，年過完，就要進二年級。那時的高小，學生都很大，我在班上算是最小的，因之，某方面的程度，也比後來同級的學生要高。我在學校里是高材生，這時候，已經知道人死了還有魂魄什麼的，不過是句謊話。因之，伯父的靈位也者，其實，不過是一張紙上寫的幾個字，決不會有什麼力量，能夠保佑父親的病好。就算伯父真有魂魄什麼的吧，那魂魄也不過和他活着的時候一樣；他活着的時候，既然不見有什麼了不得，為什麼一死，就神通廣大，能夠作威作福了呢？父親的病，明明是體質和保養的問題，決不是鬼神所能爲力；如果死生有命，疾病在天，伯父縱然有靈，也未必能逆命回天；如果能逆命回天，伯父既然是愛父親的，那就不必燒香磕頭，也會保佑父親好。我還記得清清楚楚，那時候的確是這樣想的。

但是等「爲什麼不呢」？問到頭上的時候，我却無話可答。我還沒有把心里想的源源本本，有頭有緒地說出來的能力。理由，向來只寫在文章上，口頭上沒有說過一回，在母親的積威之下，也沒有申述理由的習慣，雖然我相信，假如我

能夠說出來，甚至於母親都會饒恕我的。我說不出，說出的簡直不成其爲理由。我急了，爽性低着頭，撇着嘴，樣子大概很難看的。

「說呀」，父親說：「不說，就照媽說的做」。

我還是沒有說。心里非常想說，却被不知什麼東西堵住了口。我仍舊低着頭，撇着嘴，動也沒有動。

「你看你多沒有良心」！母親厲聲地說：「燒香磕頭，是你伯伯受了，被保肺病好的是你的爹，事情又這樣容易，你都不做，是什麼意思呢？還不趕快燒香，還要我動手請你麼？」

我聽了這話，爲了受到威脅與冤屈，又明知一頓皮肉的痛苦馬上會來，簡直不覺掉下淚來了。我小時候性情很倔強，寧可挨一頓打，不願意做聲明了不做的事。結果不問可知，母親手上折斷了一根雞毛帚，我的背和屁股上添了許多青的紫的傷痕。父親沒有說話，也沒有幫忙。要幫忙則因爲身體不濟，要勸阻却又惱怒我沒有良心。

母親打我的時候，從來不啞打。一面打，一面一定罵：「砍頭的」！「殺腦壳的」！「充軍的」！「短陽壽的」！母親雖不能說是大家閨秀，却也不出身于什麼低微的人家，不知爲什麼知道那們多的罵人的話。現在我在編一個報屁股，接到的文章，常有罵人的，這裏的「罵」就是直接了當的破口大罵，與魯迅的文章常被稱爲罵的罵不同，比如說，罵銀行行員是豪奴甚至是巴兒狗之類；別的刊物上，有時也有同樣的罵，野草上就有人罵人是「準……」。拿筆寫文章的人，想不到竟如此專制，蠻橫。然而也未足怪，也許他們也有一個像我的母親一樣的母親，他們實在比我還要像我的母親的兒子。

其次，母親打我的時候，從來不許我的脚手動一下。她有一句術語，叫做：「動哪里打哪里」。兒子也很難儼的像綿羊，動一下，跳一下，一面固然是心里受了許多冤屈，無可伸訴；一面也只是是一種簡單的生理的反映，但這却多費了母親的許多力，也使父母的遺體多吃了許多苦。

母親在我做了官的時候還稱功說：「不打不成人，打了成官人，要不是我從前打你，你怎會有今天」？爲了證明她的話之不正確，我有時真想自暴自棄一點才好。

有一齣戲叫做「甘露寺」，是劉備在東吳被相親的故事。某年，我也演過甘露寺，結果不大佳，據相親者觀察我是沒有受過家庭教育的。大概因爲我不善周旋應對，對人傲慢少禮等等。我也實在沒有受過什麼家庭教育，也不知道中國沒有家庭教育；至于身受的，簡單得很，就是母親的一根雞毛帚。我從小就很孤僻，不愛和人來往，在熱鬧場中過不慣。這是雞毛帚教育的結果。我小時候總以爲別人都是有母親疼愛的孩子，他們不了解我的苦楚；我也不願意鑽進他們幸福者羣的圈子里去。縱然有時鑽進，快樂了一陣之後，接着是母親的充滿了「打氣」的臉和他手中的雞毛帚那實物，馬上就想到我和別人是如此地不同。「歡喜歡喜，討根棍子搬起」這是一句俗話，意思是快樂之後會挨打，也就是樂極生悲。一回樂極生悲，兩回樂極生悲，久而久之，就像樂與悲有着必然的因果關係，爲

了避免悲，就看見樂也怕了。孩子們有一件很奇怪的事，一塊兒玩來玩去，不知怎麼一來，就會起衝突。在這樣場合，別人有一個最好的制服我的法子：「告訴你的媽媽去！」我幾乎現在聽見這句話了還怕，在消化不良的夜晚，有時還作這樣的怪夢，不用提在當時給我心靈上的打擊。

鷄毛帚教育的另一結果，是我無論對於什麼人都缺乏熱情，也缺乏對於熱情的感受力。早年，我對人生抱着強烈的悲觀，覺得人與人之間，總是冷酷的，連母親對於兒子也只是一根鷄毛帚，何況別人。許多朋友，起初都對我很好的，大概因為我沒有同等的友誼回答，終於疏遠了。許多朋友，在一塊兒的時候，未嘗不如兄如弟，甚至超過兄弟的感情，但分手之後，就幾乎把他們忘掉了。不但對於朋友，對於事業也是這樣。對人生既抱悲觀，對事業就當然也缺乏堅信與毅力。也就是缺乏一種熱情。我不知道小時的遭遇為什麼給人的影響這麼大，許多年來，曾作過種種的努力，想把我的缺點改過來；無如「少成若天性」，一直到現在，還是不能完全消除。

此外，雞毛帚教育的結果，我是的怯懦，畏縮，自我否定。從小我就覺得人生天地之間，不過是一個罪犯，隨時都會有懲戒落在頭上。中國的社會也真怪，書本上雖然有許多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說得天化亂墜；但實際上，家是靠母親的雞毛帚齊的，學校是靠老師的板子辦的。「國」或「天下」的治平，恐怕也靠着擴而充之的雞毛帚和板子。人生在這樣的社會里頭，就會一天到晚，「如臨深淵，如履薄冰」；壞事或者真不敢作，好事也不免不敢擅動。這不敢作，怕雞毛帚；那不敢動，怕板子；終會有一天會自己問自己：「我究竟能作什麼呢」？孔子曰：「四五十而無聞焉，斯亦不足畏也已」。我已經快四十歲了，東不成，西不就，實在「不足畏也已」。曾經有過許多事業的機會，都由于我的孤僻，無助，怯懦而失掉了。自己無出息不在話下，不也有許多是母親的雞毛帚的功勞麼？

喜歡打孩子的，決不僅我的母親一個；我之所以想起寫這篇文章，也就是因為隔壁有一個常常打孩子的母親。在街上走的時候，類似母親的人物，拿起一根雞毛帚什麼的，打着正在鬼哭神嚎的孩子的車也常碰到。我有一個牢不可拔的偏

見：無論爲了什麼，打孩子，總是不應該的，而錯誤總是在大人一邊。

我不是教育家，也不是心理學家，不知道所謂家庭教育，究竟應該是什麼；我只相信，無論是什麼，却決不能是打。家庭教育給人的身心的影響究有多麼大，我也不知道；但我相信：打給與孩子的影響，決不會是好的。

既稱家庭教育，當然也包括父親對兒女的施教。但帶孩子，管孩子，常常和孩子在一塊兒的却是母親。俗話說，「父嚴母慈」，我的經驗却是相反的。父親不大打太小的兒女；比較理智，能夠一片一片的大道理說，許多場合都君子似地動口不動手，兒女有理由，也比較容易說清。就今天的一般情形而論，父親的知識水準往往高些，活動範圍廣些，眼光遠大些，不大專注兒女的一些小事情；許多父親又坐在家裏的時候少。所以我以爲父嚴倒不要緊，母嚴才是一件最倒霉的事。男主外，女主內，是老例，母親的權威，在家庭里，有時比父親的還大，而且更無微不至。

也許有人說，母親應該管教孩子。天下往往有溺愛不明的母親，對於孩子百般驕縱，使得孩子從小就無所不爲。那樣的母親是值得反對的。不錯。不過這里應該注意的是，這種母親之應反對，是在她對於兒女沒有教，却不在於沒有打。

「扑作教刑」，老例是以打爲教，寓教於打，打教合一的。其實兩者却勢不兩立。打是一件最方便最容易的事情，只須用手就行；教則要方法，必需麻煩更尊貴的東西：腦；而有些人的腦又是根本不合用的。人都有一種惰性，喜歡避重就輕，避難就易；既然用手可以解決，何必驚動腦呢？腦是個用則靈，不用則鈍的東西，不用過久，就會變成豬油，縱然本有教的方法也會消失，更不要希望它會產生新方法來。何況人都喜歡任性，打是件任性的事，習慣又會變成自然，打成習慣了，想改掉也很難。扑作教刑，結果就一定只有打而沒有教了。

倘若首先停止打，就算一時沒有教的方法，只要肯用腦，總會想出，學會的。

然而中國受專制思想的影響太久，中國的人性往往對強暴者是馴羊，對柔弱

著却是暴君。俗話說：「十年媳婦十年磨，再過十年做婆婆！」意思是做媳婦時，無論受怎樣的折磨，都應一聲不響，終有一天，會「一朝權在手，便把令來行」的。至于對柔弱者的同情，似乎向來就不發達。中國的婦女受的壓迫太厲害，生活太枯燥，活動範圍太狹窄，知識水準太低。這都會使人變成度量窄小，急于找尋發洩鬱悶的對象的。而這對象，在家庭里，除了鍋盤碗盞，雞犬牛羊之外，也實在只有孩子們了。

像這樣說來，怎樣做母親，倒是個大問題；叫母親不打孩子，不但不是探本之論，或者反而有些不近人情。好在我的文章，不會被每個母親都看見，中國現在多數的母親。恐怕也沒有看文章的能力，習慣，乃至自由，反正不會有大影響。我的本意也不過在向有志于做母親者以及有志于勸人做母親者說說，使一兩個小朋友或可因此而少挨一兩次打而已。

怎樣做母親呢？讓別人去講大道理吧，我却只有兩個字：不打。

一九四〇、一二、六、桂林。

母性與女權

母性是偉大的，但不能用作反對女權的理由。

母雞會保護小雞，牝性的豬羊犬馬會喂奶給牠的兒女們吃，「老牛舐犢」，甚至於成爲人溺愛子女的譬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虎子原來在虎穴里，並沒有一生活下來就被牠的母親拋在外面。老例稱逆子爲「梟獍」，梟獍是什麼東西，以及究竟有沒有這種東西，我都不知道，據說是吃父母（也許只是吃母親）的動物；另外一種下等動物，雌的會在交接時或剛交接後吃掉她的配偶。但，吃掉自己的兒女的動物，譴陋的我，還沒有聽見說過。從下等動物到高等動物，凡是女性就都有母性，而人從下等動物變成高等動物，從別種動物變成猴子，又從猴子變成人，在這樣悠長的過程中，都沒有把這偉大的母性失掉，說現在的女性，並非由人變成超人，不過比之過去的女性，多一些社會活動的機會，也就是多一

些所謂女權，於是就不會再有偉大的母性了，至少在我，是覺得立論頗爲奇怪的。

女權會不會影響母性呢？我想會。

「人爲萬物之靈」，儼然人也的咱們，一向這樣自吹着。好在吹的是人，聽的也是人，皆大歡喜，誰也不會反對。而事實恐怕也真的如此。但人爲萬物之靈，這話，並非說萬物都無靈，惟人獨有，倒是說人的「靈」靈於萬物，就是較大較多較深較複雜於萬物。如果這解釋不算很錯的話，就不妨大胆地推斷：人的母性也母性於萬物。母性本身就是一種靈，人的母性的內容豐富，花樣繁多，表現的機會又在在皆是，決不是簡單的，別種動物所能望其項背。

就人和物說，人的母性母性於萬物，就人和人說，應該是最進步的人的母性母性於萬人，正像人爲萬物之靈，最進步的人則實爲人之靈一樣。如果這解釋不算很錯，就不妨更大膽地推斷：獲得了女權的女性的母性，比之別人的，會更母性，更偉大；女性獲得了女權的時代的母性比之以前的時代的，會更母性，更偉大。

大。因爲，女性沒有獲得女權，一方面是過去社會不進步的結果，一方面也是現在社會進步遲緩的原因，（社會史上有所謂女權時代，但那是只有女性有權，和現在只有男性有權的一樣不合理，和我們現在說的男女平權的女權的意義也不一樣）。要女性有女權，無非使女性更進步，使整個社會更進步，或者說使進步的速度更快。那麼，母性擁護者如果只要母性像現在的母性這樣，就已心滿意足，還則罷了；如果以爲母性應該或者不妨更偉大，那就非讓女性獲得女權不可。

或者說，將來社會，公共事業發達，兒童公育，女性獲得女權，耽於社會活動，對兒女私有觀念一定減低，感情變得淡薄，母性就不會像現在這樣偉大，或者簡直消失。嗟乎，「俟河之清，人壽幾何！」我真怕把問題扯得這樣迂遠。但這樣說，豈不是爲了擁護母性，不但要反對女權，並且要反對公共事業，反對兒童公育？如果公共事業發達，兒童公育，是一種進步的表現，被說得天花亂墜的所謂偉大的母性也者，原來是反進步的，是進化道上的障礙！假如社會終於會進化，母性就終於會盡終正寢，現在的所謂偉大，倒不過返照的迴光！我的看法不

一樣。將來的母親對於自己的兒女的感情減低，同時就是對於別人的兒女的感情增高，增高的結果，就用不着「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乾脆籠而統之地幼幼。這不是母性的消失，剛剛相反，倒是母性的擴大，是母性的極則，是最偉大的母性。不肯承認這樣的母性是母性也未嘗不可；但那必須承認母性在人性中，其實只是一種落後的，原始的乃至生物的東西。是真正的人類歷史的序幕期的暫存物；是人類和別種動物的距離還很接近的鐵證。那就似乎還不夠資格作為反對女權的口實。人以爲母性之對於動物，猶如人類之對於猿猴，不勝遺憾於其爲動物也。

一九四一，二，一一，桂林。

賢妻良母論

賢妻良母是婦女的事，也是婦女的好的事，但是不能認爲是婦女的惟一的極則。婦女既然不祇要爲人妻，爲人母，當爲妻爲母之際，自應賢良；正像男性也

爲人夫爲人父，誰也沒有主張應該惡劣。爲什麼沒有人說男性應該做賢夫良父呢？因爲男性有更遠更大更多的事業，賢夫良父，不足以限制，於是就不在話下了。婦女也應該向更遠更大更多的事業發展，不被限或自限於賢妻良母的狹小的範圍之內，因之賢妻良母也該是婦女的不在話下的事。縱然現在還沒有做到這樣，正應該從現在起，朝着這個目標做，婦女自己應該要求這樣，男性應該和婦女一起，幫助婦女做到這樣。

有人以爲婦女既要做賢妻良母，就應該躲在家庭里，不應該做什麼女權運動。這是很不容易理解的。

在家庭里，何以就一定能做賢妻良母呢？潘金蓮，自然是封建觀念的男性筆下的人物，但無論如何，總不能說是賢妻的標本，潘金蓮不是被關在家庭里，並沒有參加任何女權運動麼？有一齣舊戲，名叫「殺子報」，是封建觀念一種最卑劣的表現，凡有清醒頭腦的人看了都要作三日嘔的，但無論如何，那里面的母親，總不能說是良母的標本，那母親不也是被關在家庭里，並沒有參加任何女權運

動的麼？足見關在家庭里不參加女權運動並不一定就能成爲賢妻良母。

婦女參加女權運動或者在社會上活動，成爲政治家，教育家，思想家，學術家，企業家……與做賢妻良母有什麼衝突呢？婦女無論成爲怎樣的人物，總不免要爲人妻爲人母，誰能禁止她們在這場合的賢良呢？假如社會活動與賢妻良母是誓不兩立的，而家庭又是個最好的完成賢良的地方；那麼，社會活動是不是也與賢夫良父不能并存，男性們也該回到家庭里去呢？女權反對論者，如果是女性，倒不過只是一種乖巧的奴才而已；如果是男性，莫非這些先生們，果真因爲有了社會活動，就在爲夫爲父方面，惡劣得無以自容，惟恐婦女出來也染上同樣惡習麼？如果這樣，則應該回到家庭去的倒真是男性，而婦女却可大批地出來試試身手了。

家庭的天地是窄狹的。長期生活在那窄狹的天地里的婦女，眼光或器量都不能不是窄狹的。家庭里的婦女，往往只作爲男性的性的對象而存在，她們自己也儼然以作爲男性的性的對象爲惟一的勝業，性生活幾乎就是她們的生活的全部，

這樣的婦女是有時會玩出種種花樣來的。潘金蓮和殺子報里的母親，也就正是家庭的產物。有人舉出婦女在家庭里往往成天打牌，其實成天打牌的倒是正正經經的婦女。以爲打牌是婦女的錯誤，不是把婦女關在家庭里的原則的錯誤，這見解倒是真正錯誤的。原則是因，打牌是果。家庭里的事本來簡單，就是燒飯，洗衣帶孩子都由自己來吧，也用不着終身的整天的時間。空閒的時候，叫她們幹什麼呢？我們是讀書人，首先就會想到讀書，但這最危險。佳人才子之類的書會讀成「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聖經賢傳，自然科學，社會科學的書讀多了，也會變成哲學家，科學家，什麼家而不安於室。「女子無才便是德」，這里，就顯出莫大的意義來了。要麼持齋念佛，要麼打牌，既可打發日子，又可約束身心，打牌或老念佛，老實人會以爲和賢妻良母的字樣不大吻合吧，其實這倒是賢妻良母的真實內容。家庭里的和字樣吻合的賢妻良母，自然也有，但都在書本子上，而且都是閩人名人的妻子或母親。書本上的賢妻良母都是閩人名人的妻子或母親，這就是一個老大的漏洞，那些書是閩人名人自己或幫閑或者後代的閩人名人或幫閑所

寫，用意。本在隱惡揚善，就無論什麼說起來不免臉紅的事都會一筆勾消。這叫做「盡信書則不如無書」，是應該大大地打個折扣的。

真正名實相符的賢妻良母，爲我們時代所需要的賢妻良母，她們自然不妨有家庭，甚至於不妨愛她們的家庭，但首先她們應該是社會的人，是社會活動的參加者，假如她們的丈夫或兒子是，或要是社會的人，社會活動的參加者的話。只有這樣，才在作爲「內助」的時候，她們才能理解丈夫的事業，真有所助，真有所補益，乃至真有所匡正，而不是像陳璧君之流，丈夫當漢奸，自己也當然當漢奸，這樣的女人，無論她的丈夫認爲她是怎樣的賢妻，却絕對是民族國家所唾棄的罪人。在作爲母教的施教者的時候，才能洞燭到兒子的將來而真有所教。懂得數學的人才能教數學，懂得理化的人才能教理化，要兒子成爲社會的人，自己決不能對社會一無所知。那麼，要婦女成爲社會的人，就是社會活動的參加者，也就是時代所需要的賢妻良母，首先，就得把她們從家庭里解放出來——請勿誤會，以爲這是教婦女說離家庭，打倒家庭，永遠與家庭爲敵；她們雖然參加社會活

動，仍舊可以是家庭的一員，和男性參加社會活動，仍舊不失爲家庭的一員一樣，事實上有婦女不滿意家庭者，那是因爲家庭壓迫她們，限制她們的緣故。末了，重申前意，雖然這樣可以使婦女成爲新時代的賢妻良母，但賢妻良母也不能是婦女的惟一極則的。她們應當有更遠更大更多的事業，賢妻良母只是她們的事業的一部份，而且應該是不在話下。

一九四一、二、六、於桂林。

婦女·家庭·政治

時代究竟進步了，從前的人，總以爲男是天，女是地，天生的天地之差，不能平等，也不能談平等，謝安的太太吧，爲了不滿意男性的禮教，說了一句周婆制禮的話，就成了千古的笑談。但現在的最狡猾的主張男女應不平等的論客們，也高談起什麼男女平等來了。

我以為男女平等應建築在生物的平等之上，因為只有這種平等才是相容，相成，相輔的平等，其他的平等是相拒，相爭，相消的平等；前者是快樂之源，後者是痛苦之根。近代的女權運動，從這個觀點看來，是一個舍本逐末，徒勞無功的運動，因為牠所要的是後一種而不是前一種平等。

——尹及：談婦女（戰國策第十一期）

什麼是生物的平等呢？作者告訴我們：

男女相遇絕對是「平等者」的相遇，在那親嬲的剎那間，絕無貧富，智愚，貴賤，賢不肖，上司下屬之分；雙方是生物界的一員，平等分担延續生命的責任。

意思很明白：女性爲了「剎那間」的「生物的平等」，應該忍受「剎那間」以外的悠長歲月的，「生物的」以外的「其他」的不平等。否則不但是「舍本逐末，徒勞無功」，就算有「功」，也會是「痛苦之根」。但是女性怎樣才能獲得那「剎那間」的「生物的平等」呢？作者說：

自有人類歷史以來，上自皇帝下及庶民，老爺都罵過太太，也被太太罵過，這相罵就是平等的表現。

她不怕丈夫以不平等對待她，因為她常具有特有的「性」的武器，可用以強迫男子就範，他就範時，「平等」——生物的，真正的平等——就得到了。這是說男女之間，向來本極平等，甚至女性還佔優勝！她們可以用「性的武器」強迫男子就範」。原來如此！

事實呢，「以色列人者，色衰則愛弛」（李夫人），無色的女性不必提起。「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白居易），二千九百九十九個「佳麗」的運命，有人設想過麼？「有不得見者三十六年」（杜牧），就從一歲算起，三十六歲以後的女性，恐怕更沒有「見」的機會了。金瓶梅之言曰：「為人莫作婦人身，百年苦樂隨他人」。連那「剎那間」的獲得與否也要「隨他人」的女性，在獲得那「剎那間」的剎那間，竟認為自己與「他人」，如此地「平等」，那就像司潑脫夫人所說，「女性的心，正像她們的器官一樣深幽」，理解她們，在

我，只好敬謝不敏。另外還有一種女性，叫做：「一雙玉臂千人枕，半箇櫻脣萬客嘗」，那「剎那間」，如何「生物的平等」，天知道！那些女性不能獲得「剎那間」的「生物的平等」，不爲沒有「武器」或別的緣故，只爲在「剎那間」以外的時間沒有獲得「其他的平等」。女性要獲得「剎那間」的「生物的平等」，除了從獲得人的平等——社會的平等做起以外，沒有另外的路。

然而據另一論客說，這叫做：「要求大，糾紛多，當然不容易解決」。有沒廉價的解決法呢？有。「較新觀點」是「認爲一部份人，爭解放只是要一個家而得不到，或有了個家又太不像家」，因此，「解決它并不十分困難，還是從『家』着手」！不信，有「朋友某夫婦」爲證，有家之前是如彼如彼，有家之後又是如此如此（從文：談家庭）。

天下之大，女人之多，總有「一部份人爭解放只是要一個家而得不到，或有了家又太不像家」的吧。我不是女性，不大理解那些巾幗英雄；類似的人，只好在我輩鬚眉丈夫中找。比如文人吧，對這不平，對那不滿，喊改革，要進步，連

用起如椽而且生花之筆的時候，何嘗不威風凜凜，殺氣騰騰？但「一部份人」的本意，其實不過因爲一時失意，沒有在政府學府或者議府里佔到一把交椅。這真是「要解決它并不十分困難」。

然而這，也仍舊不利於認爲「女人的真正地位是在家」（談婦女）的有「較新觀點」的論客們。因爲它也說明那些巾幗英雄的乖巧伶俐，比我們鬚眉丈夫，實在毫無遜色。她們也知道做生意，也懂得討價還價的心理和手段。說她們不應該享受和男性平等的權利，仍不免有些男性的霸道。何況，論客們自己也只能說是「一部份人」，並且申明：「一件事不足以概全體」（談家庭）呢？

就是一個「家」吧，也不像想象的那樣：「要解決他它并不十分困難」。「一部份人」有家，大部份人「要一個家而得不到，或有了個家又太不像家」，問題依然存在。「內無怨女，外無曠夫」。有「較新觀點」的人應該首先考慮到。有些人沒有家，並不是她們天生沒有，不過有而離開了。現在用家來解決她們的問題，其實等於叫她們回家。如果叫女性回家或回廚房就可解決婦女問題，婦女

問題就根本不會發生，因為婦女本來是在家里，在廚房里的。

「或者說她們原來的是舊的家，也就是「太不像家」的家，我們現在說的是個新的家。她們不滿意前者，不見得也不滿意後者。好，我們就來參觀參觀這新的家吧。用「朋友某夫婦」的「模範家庭」爲例，首先里面有「夫婦」。夫婦者，一個女性和一個男性也。那麼，這家就是女性和男性所共有的家。女性和男性所共有的家，却只有人拿它來解決婦女問題，沒有人拿它來解決男兒問題，只有人認爲是「女人的真正位置」（談婦女），沒有人認爲是男人的真正位置，只有人「以爲女子應當從家中發展，對家多發生一點興趣，多負分責任」（談家庭），沒有人說男子也應如此；只有人說它「適宜於發展母性本能，又無悖乎作主婦的尊嚴」，沒有人說它適宜於發展父性本能，又無悖乎作主夫的尊嚴，足見它是只要女性安居其內，男性不妨逍遙其外的東西。只要是這樣的東西，就無論它新到怎樣的程度，仍舊是男性的天堂，女性的地獄；主人的王國，奴隸的死所。

論客曰：她們「不怕丈夫以不平等待她，因爲她常具特有的『性』的武器」

；嗟乎，在「家」里面，女性已經一無所有，僅剩下這「性的武器」，運命可謂悲慘極矣。何況男性「就範」不就範，「武器」有用沒有用，還是天大的問題。這樣，還說「女人的真正的地位在家里」（談婦女），何不乾脆說，囚犯的眞正地位在牢獄里呢？

但最可怕的還是說：「中國現正從大一統局面，痛苦地，呻吟地，掙扎地，進變至戰國局面，則將來一切的道德，一切的信條，一切的思想，都將以牠是否增進國家民族在大政治中爭鬥的力量爲試金石。兩性的關係，亦逃不了這個任命」（婦女）。話，實在漂亮而公允，但你不能解釋爲：正因爲是這樣的局面，女性躲在家里，決不能增進國家民族在大政治中爭鬥的力量。這是和他們的本意相反的。他們的本意是說，他們將不惜以「大政治」之名，強迫婦女回家庭去！

一個女性說過「自由，自由，許多罪惡假汝之名以行！」現在，「自由」的「名」，將改稱「大政治」了！

談娜拉

易卜生底娜拉對世界給予的影響之大，是用不着談的。但在中國人的我們看來，娜拉底面貌，却不見得很清楚。因為是一個劇本吧，不容易描寫主人公底日常生活，也不容易刻劃她個人底性格；一個嬌生慣養的紳士底小姐，一個被鍾愛着的銀行家底太太和三個小寶貝底母親的娜拉，因為做了那樣一樁得意的事，發覺之後，竟意外地遭了丈夫底斥責的原故，馬上就大澈大悟，認定舉世皆非我獨是，勇敢地摔掉在一塊兒過了八年之久的丈夫跟三個小寶貝，赤手空拳地跑到外邊去；這樣的事，至少在我個人，是感覺得不很親切。我相信：在某一個時代，會有像娜拉那樣熱情的勇敢的女性，只是劇本上的娜拉，隔我們却好像還很遠。我們也有我們底「娜拉」，並且有很多；都是有血有肉，耳鼻眉眼清清楚楚。這樣的「娜拉」，說起來現在該有三十多歲了。形體上大約有一雙壞過的大腳

，扁平又窄狹的胸脯。耳朵上留着永久長不還原的針眼，甚至還有一口還未洗白的黃牙齒。她們大約生在知書識理的地主紳士底家庭，腦經裏也許裝進過些女誡、女四書甚麼的；中國古先聖賢底大道，雖然始終莫測高深，多少也該被硬裝進了一些，使她們很夠資格做一個賢淑的妻子乃至母親。

可是帝國主義底鐵蹄踏到中國，加速了中國舊制度底崩潰；由於封建地主的覺悟，改絃易轍地從事工商業，形成一種新的勢力，許多足以妨礙這新興勢力發展的舊東西，都被放在重新估價之列；中國人底生活就掀起了空前的浪潮，很快地到達了所謂「人的發現」或「自我覺醒」的時代。多謝她們底家庭社會地位，多謝那舊式的教育，本來是要被造成良妻賢母的她們，却也被養成了能夠感受二從四德以外的新東西的能力；使她們敏銳地感到她們底母親以前的女性所不能感到的生活上的苦痛，並且不能忍受它，雖說母親以前的女性都忍受過來了。包辦的買賣式的婚姻，無知的兇暴的配偶，愚闇的殘酷的家庭的虐待或輕蔑，都在她們心上劃上了深深的創痕。她們覺悟了，她們走了，摔掉了自己底家庭、配偶、

甚至兒女。

不過她們底走，也不像劇本上那樣自由自在，從容慷慨。昏黑的天空底下，瞞住家庭，瞞住朋友，孤零零地提着簡單的行李去趕車搭船，向生疏的遙遠的外鄉走去；不知有多少機會可以被發見，阻止，弄回去受那禁閉、鞭笞、譏笑等等羞辱。走以前也許遲疑過，猶豫過；走以後也許後悔過；正走的時候，不用說，害怕，驚慌，提心吊膽，心情更是複雜。只要看看「白薇自傳」跟白薇在「我與文學」上的表白，我們不難想象一個私逃的人底情景。至於她們之所以採用私逃的手段，無非說明那時候舊勢力底強固，她們自己底力量薄弱，周圍又沒有能夠實際幫助她們的什麼；要跟家庭或配偶正面衝突起來，得到的不會是勝利反是更大的迫害。無法之中的辦法，只有這種消極地抵抗。誰知道這消極的抵抗，倒發生了積極的作用，她們底行爲竟從婚姻問題戀愛問題家庭問題擴大開來，掀起法律道德經濟職業等等問題的浪潮，完成了那一時代的任務呢？

這是腳踏實地毫不誇張的「娜拉」。不必是什麼英雄，自然完成了英雄的任

務，不必有什麼理想，自然合乎歷史進展的法則。我們現在看來，她們底面貌像我們底姐姐妹妹一樣熟悉；她們底性格，心情，思想像我們底密友一樣容易了解；她們一點也不是戲劇上的人物，倒是我們現實生活中的朋友。

然而「娜拉」的時代已經過去了。現在地主紳士底小姐底生活，已不像從前「娜拉」們所身受過的那樣苦痛。不但住在大學底「東宮」或摩登的家庭，暢談着婚姻戀愛等問題的已大有人在，法律並且爲牠們增訂或修改了不少的條文，都是從前「娜拉」們所未夢見的。從前的「娜拉」如果有現在這種優越的生活又沒有新的覺醒的話，也許會只穿穿最摩登的絨衣，看看張資平張恨水底小說來消磨這有用的青春的吧。所以，與其說我們底「娜拉」都回到家庭去了或現在的女學生沒有出息不能做「娜拉」，不如說現在地主紳士底小姐們底生活中已經不能產生「娜拉」，縱有「娜拉」，已不能引起大的注意，不算這一時代的代表的女性了。

新時代的女性，會以跟娜拉完全不同的姿態而出現。首先，就不一定是或簡

直不是地主紳士底小姐；所感到的痛苦又不僅是自己個人底生活；採用的戰略，也不會是消極抵抗，更不會單人獨騎就跑上戰線。作爲羣集中的一員，邁着英勇的腳步，爲宛轉在現實生活底高壓之下的全體的女性跟男性而戰鬥的，是我們現在的女英雄，這些女英雄，也許現在還是些無名的人物，也還沒有到寫新的「白薇自傳」的時候；爲了表現這種英雄，我們需要新時代的易卜生。

一，二八，昨夕，一九三五。

「確係處女小學亦可」

從報上看到一條「徵求伴侶」的廣告：

某君……家道小康生活獨立收入甚豐因中年乏嗣擬徵十六歲至二十二歲……品貌秀麗膚白體健性情溫和中學程度未婚女性爲伴侶確係處女小學亦可……願者函寄最近全身像片……或親臨……面談

大概因爲是戰時吧，女孩子們流落在外面的很多，而出路則比平時更少，就是結婚，說不定更困難。既已生爲男性，縱然沒有任何可取之處，只要說聲「徵求伴侶」，也會有許多女孩子們爭先恐後，來奪這光榮的錦標的吧；何況年僅「中年」，「家道小康」，「收入甚豐」，條件實在優厚的很。如果我具有這樣好的條件，一定還要在「親臨」「面談」之後，加上這樣的話語：「隨繳報名費若干元，落第不退！」

也大概因爲是戰時，故鄉淪陷，失家失學失業，以致貧無立錐的人很多，幸而無災無難，保持「家道小康」，「收入甚豐」的原狀，正該大可驕傲，爲所欲爲。所以已到「中年」，並非無妻（廣告中僅稱乏嗣）的男性，也就可以挑選女孩子們的年齡，品貌，體格，膚色，性情，學歷，而最重要的是處女膜的有無——誰教她們長着一種容易破損而又不會再有的怪東西的呢！

仍舊因爲是戰時，獸兵所到的地方，很難留下貞潔的女性，雖然他們也許像豬八戒吃人參果一樣，無暇分辨處女與非處女之間的區別。流落在外，貧無立錐

，剛要成年的女孩子們，沒有生活技能，或者反而挑着養活父母兄弟的千斤担子，當賣香煙擦皮鞋嫌年紀大，作縫窮婦又嫌年紀小之際，說不定真有顧不到「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古訓的時候，這樣說來，雖無統計，說現在的處女的數量比平時少，不見得會有什麼毛病。處女少，就是風化不良，於世道人心「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甚大；憂國之士，正應乘時奮起，用種種方法，力挽狂瀾，而最好的方法之一，就是「徵求伴侶」的時候，非處女不錄，使那些黃毛丫頭們瞻顧前途，不能不有戒心。瞧：「確係處女，小學亦可」，是何等篤愛真才，關心世道，而不惜自我犧牲的偉大精神！

好久以來，我總以為像「雜事祕辛」描寫的檢視女性身體的那種苛細程度，是過去的事；「開情偶寄」上所說的「美人四肢百骸，無不爲人而生」；「妻妾者人中之榻」，是過去的女性觀；從這廣告看來，才知道自己的見解，錯誤得可怕。「收入甚豐」之類，自然非同小可，但比之於「富有四海，貴爲天子」的人來，還是相去甚遠的。「收入甚豐」就可如此地苛求年齡，品貌，膚色乃至處女

膜的有無；「雜事祕辛」上的檢視法，未免太媽胡了。爲什麼要檢視，爲什麼要挑選呢？自然是因爲「美人四肢百骸，無不爲人而生」，「妻妾者人中之榻」也。

我不想發女孩子讀書無用，不如好好保護處女膜之類的感慨；也并不替當選的「伴侶」担心：幾年之後，「某君」仍舊「乏嗣」，會有怎樣的結局。只懷疑一件事，「小學」而不「確係處女」，「體驗」出來了之後又將如何辦理？

另外還有一點不愉快的想法：我以爲這樣廣告出來，倒不失爲一種天真的自白，不登廣告而在暗中實行，雖不「徵求伴侶」也抱着一樣見解的人，今天恐怕還太多。這是一件使人還不能盡情地歌頌我們的時代的事。

一九四〇、九一八。

體貌篇

前幾天在街上，聽見兩個閒人的對話：

甲：我剛看過某人的新娘子。

乙：漂亮麼？

甲：很不錯。

乙：哦哦，怎麼呢？

以下大概還有精彩的敘述，可惜沒有聽見。和這略有不同的對話也曾聽見過，比如當乙問「漂亮麼」的時候，回答是「難看」之類，乙就用極爲遺憾的話語趕快收場。別人的新娘子，干卿底事？然而說美則欣然，說醜則歉然，人類的感情真是複雜得很。

在婚姻的場合，女性也未嘗不選擇男性，但地位，才能，財富，往往重於體貌；在社會上大活動而特活動的男子，從來沒有聽見有人說他因爲體貌上的缺點，不見喜於女性，想要一個家而不得，只好不得已而求其次，聊作政治家，軍事家，學者，教授……以終其身。事實上因爲體貌有虧，而不能結婚的男性（天閣除外），也很少見：連曾轟動一時的鐵肺人，聽說也已經結婚了。女性被選擇的

時候，情形就大大不同，體貌常常是第一大事，說是常常，就是也有特殊的情形。君不見「徵求女友」之廣告乎：「品貌端莊，肌膚白皙，」甚至「確係處女，小學亦可」！恐怕再難找到更精彩的句子了吧。豈但婚姻，就是所謂婦女職業，又何嘗不大抵如此：女演員，女招待，女嚮導，都與體貌直接有關，其被評頭品足，理之當然。機關女職員，一般人呼之爲「花瓶」。既曰花瓶，則彩色絢爛的康熙甕，實爲上選；瓦釜土罐，在所屏棄，至少有黝有畫，有「八大山人」之類的款識，光滑潤澤，才能被擺在辦公或會客的廳堂里。用這來比喻婦女，不言而喻，體貌是重要的。自然，這是一般的情形。

豈但職業，連還沒有被認爲正式職業，却多少有人尊敬點的寫作生活，未能盡免如此。一般人看女作家的照片，往往熱心於看男作家的，正像看女明星的照片熱心於看男明星的。看過之後，或曰：某女作家，樣子還不錯，或曰：某女作家，文章還好，可惜不漂亮；連「女作家沒有一個漂亮的」的話，也不是沒有人說。女作家漂亮與否，這又干卿底事？然而「批評家」們偏好載上他們的口碑。

真意若回，既爲女性，就應該有一個體貌問題。

不但男性要求女性的體貌，女性自己也照男性要求她們那樣苛求自己的體貌。漢朝有個張敞先生，最膾炙人口的韻事，是替太太畫眉，我想，太太的眉由老爺畫，不過一回兩回，更多的次數，恐怕是自己畫的。楚王好細腰的女性，宮中的婦女，爲要腰細，連減食而餓死的都有。李夫人病了，她的丈夫漢武帝去探望她，她用被子蒙着頭，爲的怕病容被武帝看見了會不愛她。「以色列人者，色衰則愛弛」，也正是她的話。古之所謂色，卽今之所謂體貌也。

女性不但照男的意志苛求自己的體貌，甚至於成爲一種愛美的「天性」，完全忘記是爲取悅男性，甚至於出於男性的希求外苛求自己的體貌，在自己的體貌上想出種種花樣，爭妍鬥巧，炫世嚇俗。有些老爺還簡直爲太太的化妝品和服飾的費用而疲於奔命，叫苦連天，簡直連反對而爭吵的時候都沒有。體貌在婦女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了。

體貌有美有醜，有完有缺。體貌完美的女性，在情場角逐，誠然較醜缺者容

易獲勝：也就是容易嫁人，容易有家，乃至容易有像家的家，那麼體貌有問題的女性，說不定就真有在某一點上毫無出路，只好在講台上演說，在游行隊中打大旗，喊口號，在報章雜誌寫文章等：來要求女權的。觀察力敏銳的學者教授是應該識美的，一眼之下，如見其肺肝然，馬上指出她們之所以鬧得烏烟瘴氣，天怒人怨，無非是想要一個家而不可得，誰叫她們的體貌這樣牙牙烏的呢！這只好等到三十年後，醫學進步，把她們的體貌改造改造，讓她們也能嫁人，有家，所謂女權運動自然就沒有。其實，三十年後，醫學不進步女權運動也會沒有。她們到時儘都將就木焉或者已就木焉：既然無法結婚，當然不會生男育女，天演淘汰，她們的這種體貌不遺傳後代，自然會絕種的。

我不想替女權運動者祖護，說她們的體貌如何佳妙，如何已經或將要有家，我只想說，如果婦女因為體貌上有缺點，就要一個家家而得不到；女權運動絕對不為別種原因，僅僅只為有些婦女想要一個家而不可得，學者教授們的話，全部可靠，則女權運動，也實在無法消弭。三十年後的醫學方法緩不濟急，慣於做撮

合山的學者教授，也未必能使人人都有努力安排一個家的機會。學者教授們的大文，除了拆穿女權運動者們的西洋鏡以外，實在毫無作用。至於那些無家可歸的（姑且這樣說）女權運動者們呢，受人蔑視也好，受人恭維也好；西洋鏡被拆穿也好，不被拆穿也好，運動總是要繼續擴張下去的。而且正因為體貌問題，對於她們如此重要，她們不能不繼續擴張女權運動。這倒不完全是因為她們自己都是無鹽，是嫖母，體貌欠佳，想要一個家而不可得，而是體貌問題這客觀現象的存在就表示婦女在社會上沒有獲得和男性一樣的人權。社會是男性的，男性才是人，是商品的購買者；婦女不過是貨物，是玩具，在男性的選擇下，貨色好的被選上，貨色差的就落選。化妝品，美容術，醫學什麼的，對於婦女的體貌都有幫助，但那不能把婦女變成和男性同等的人。人與非人之爭，人權的大小多少高低之爭，才是女權問題的癥結之一部。說是一部者，尚有這里未提到的其它大道理也。由此觀之，豈但體貌有問題的婦女，就是那些天姿國色，早已宜室宜家的太太們，也應該參加女權運動，因為她們雖然僥倖貨色好，除脫早，也不過貨色好除

脫早而已，比之於買貨的僱主，究竟還有差別。

末了，一點多餘的聲明：我不反對女性美，更不是說婦女的體貌不妨有缺陷；只以爲體貌的美醜爲家之得到與否的關鍵的這現象，總應該是暫時的。至於將來的婦女體貌當更爲完美，但那將是另外的情形，也將是另外的看法。

一九四一，二，一四，桂林。

阮玲玉的短見

男女平權，是五四運動主要課題之一。它的涵義無非是說女人應該有和男人同樣的人權，應該有和男人同樣的社會地位。同時也無非說明那時以前的女人是屈服在封建道德——舊禮教束縛下的某種東西，是她們的父親，丈夫甚至兒子的附屬物，（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是家庭或閨房的必需品，然而不是一個和男人一樣的社會的人。不錯，五四以後，舊禮教的淫威已相當的減低，一部

份的女人已得到許多五四以前的女人所沒有的某種限度的自由——戀愛，婚姻，教育職業等等；但是不但窮鄉僻壤，沒有知識，依賴男子爲活的女人們的生活，比五四以前的女人沒有改變什麼；就是住在城市上，受過相當教育，獨立生活的女人像阮玲玉，也仍舊沒有取得社會人的地位，和五四運動一開始的時候所預期的男女平權還差得很遠。在這裏我不想分析何以成爲這樣的原因，那分析且暫待別的機會，我只想指出我們今天的社會仍舊是種怎樣的情形，同時說明阮玲玉沒有得到社會人的地位，是她不得不尋短見的一個重要的因素。

阮玲玉尋短見以張達明的控告爲導因。張達明何以能控告阮玲玉和唐季珊呢？豈不是張達明和唐季珊彼此都各以阮玲玉爲自己的東西發生爭奪？豈不是因爲張達明和阮玲玉都以爲阮玲玉背棄張達明正和奴隸背棄主人一樣，所以才一個懷恨，想把背棄的形式轉換爲販賣的形式，以保持主人的尊嚴，因而索價，索價不遂，因而控告；另一個則覺得「人言可畏」（阮玲玉絕命書）不能不以一死謝責的麼？從「人言可畏」這句話看來，可知不但張達明唐季珊阮玲玉三個人這樣看

這樣想，就是社會上一般人也是這樣看這樣想，既然社會上一般人和他們三個人都是這樣看這樣想，豈不就是說明阮玲玉並沒有得到社會人的地位，還不過是，或應該是張達明，或唐季珊底一件附屬品麼？不錯，阮玲玉已經有了正當的職業，並且享到了不小的榮譽，她對於藝術乃至社會的供獻決不是祿蠹，市儈的張達明唐季珊，所可望其萬一；但儘管這樣，一觸及另外方面的問題，她在社會，在家庭，乃至在她自己的觀念裏，她始終沒有超過附屬品的地位。正像伊索先生，那怕他的文學天才爲人所景仰，他的寓言爲人所傳誦，但他自己仍不過是他的主人的奴隸而已。如果阮玲玉不是一個附屬品而是一個社會人，在這樣的場合，她不會像被販賣一樣地被張達明索價，縱然被索價，也不會被控告而覺得「人言可畏」的罷。那麼有什麼理由會叫她尋短見呢？

然而阮玲玉如果是一個真實意味的奴隸，她也許不會尋短見，因爲主人的苛虐是可以被奴隸習慣，被認爲正當，甚致被認爲恩惠的，同時在主人方面，他有充的權利可以公然處治一個背棄自己的奴隸，也用不着奴隸自己的安眠藥。如

果我們的社會還是一個完全的封建社會，那情形也會完全不同。我們歷來的女藝人底地位卑下是周知的，過去的且不說，就是現在的那保有最濃厚的封建氣分底的舊戲班里的女伶乃至電影界的某幾個個別的女明星，仍舊先是達宦貴人富商大賈公子哥兒們所玩弄的侍姬外室乃至夜度娘。從這一事實可以推知如果在完全的封建社會裏面，阮玲玉底地位，會比現在所有的還要卑下。並不是說如果地位卑下就會尋短見。只是說處在那種地位的人，她的知識，思想乃至感情，會被朦蔽會被束縛得更利害，更容易學會屈服，更容易安於卑下，能夠感到像阮玲玉現在所感到的矛盾苦悶因以尋短見的機會是少有的。

現在的社會不用說不是奴隸社會，也不是完全的封建社會，像前面說過的一樣，一部份的婦女們已經得到了戀愛，婚姻，教育，職業方面的相當的自由。她們不但不是奴隸，並且也已經不是完全的附屬品。她們的知識思想乃到情感上的矇蔽或束縛，已經不像從前那樣厲害，比較有一個覺醒的或半覺醒的靈魂來感知她們所接觸到的社會的一切。但是另一方面封建勢力還殘存着，封建時代的文化

思想——道德觀——倫理觀還或多或少的盤據在她們的腦筋裏。恐怕很少人能夠說洗清了，他腦經裏的封建殘餘。那些舊的道德觀倫理觀，在大多數民衆，也許還是唯一的精神的財產；但對於一部份過着另外一種生活的人却是和他們的生活方式不適應的，甚致和他們的思想衝突的。平居無事的時候，縱然覺得不調合，却很容易持一種優柔的態度，以爲不肅清它，也不足重輕；可是一旦有事，它却冷不防的作起怪來，和你鬥爭，不是你毀滅它，就是它毀滅你。阮玲玉的短見就是具體的說明。據接近阮玲玉的人底談話及她自己的絕命書看來，阮玲玉的腦筋裏的封建殘餘是很有力的，但是由於社會情勢的變易，她底生活環境底指唆，她已經和舊式女人不同，也不能作一個舊式女人了。如果她底婚姻沒有什麼糾紛，新和舊底衝突也許會潛伏着的罷。可惜她沒有這麼好的運命，一個看起來好像是很容易解決的糾紛，倒成了她致命的導因。到這時候縱然發見那封建怪物底毒惡，已經遲了。

殺阮玲玉的不是她自己，也不是張達民唐季珊某個人。是到現在還殘存着的

封建勢力，是那盤據在我們每個人的腦筋裏的封建社會的道德觀倫理觀，五四運動沒有完成肅清封建文化的偉業，封建的毒蝕，現在反有日見旺盛之勢。陶玲玉是作了這不幸的時代的犧牲，但像阮玲玉的人，真所謂「滔滔者天下皆是也」，她不是最初的一個也不會是最後的一個的罷。爲了紀念一個多才多藝的藝人，爲了拯救傳統文化束縛之下的未來的犧牲者，我們對於殘存的封建勢力和封建制度留下來的一切響影是不能忽視的。在「太白」第十期，我發表了一篇談娜拉，內面有：「娜拉的代時已經過去了」，「新時代的女性會以跟娜拉完全不同的姿態而出現」之類的話。但娜拉的時代雖然過去，新時代的女性應該同時負有作爲反封建的娜拉的任務，也只有通過新女性的努力，娜拉的願望才能澈底實現。陶玲玉底短見將成爲新女性的一個有力的刺激。

一九四一年三月二十日。

游呂菊芬

「游呂菊芬」這名字，是不會從中國歷史上搽掉的。因為她是大日本帝國皇軍底前驅，並且和她底同志大詩人黃秋岳即黃濬祕書父子一道，壯烈地殉了她底神聖的職務。榮幸得很，這位女英雄底先生曾和我有三十天師生關係，說起來她應該是我的師母。「不爲之後，雖盛不傳」，我似乎有傳一下她底盛事的義務；現在就讓我們來追念她底一點嘉言懿行吧。

國民政府定都南京那年的秋天，南京唱經樓到黃泥岡之間，出現了一個「東文補習夜校」，那夜校附設在一家醫院裏面。辦夜校的是一位叫做游××（無爲？）的福建人，瘦高身材，黑黑的面孔，薄薄的嘴唇，像是有點精幹的傢伙。那夜校里有十幾個學生，我就是其中的一個。

不知怎麼一來，我們底老師游先生知道我在某機關作事了。有一回下課之後

，竟請我到一間什麼房里去坐，說是有話跟我談。那房里先有一個女人，很矮很瘦，臉色蒼白得像新刷的石灰墜子；青的脈絡，一條條地凸出着，眼睛似乎有點近視，又似乎並不，不過很無神。經過游老師底介紹，知道是他底太太，名叫呂菊芬，在這醫院里當產科醫生。這產科醫生，當時以及後來所給我的印象是，沉靜，像永遠都不動，不開口；就是動，開口的時候，也像沒有動沒有開口的一樣。想在她臉上或別處找出一點表情什麼的，幾乎不可能。

我們的老師首先很客氣地向我表示他剛從廈門來，打算在南京找點相當的工作，一時還沒有成功，只好暫且教日文混混。隨後就和我談關於宣傳方面的事。據他打聽，這是我底本行。他說：國際宣傳頂要緊，應該叫全世界的人都來研究，信仰我們底主義，應該收羅各種外國語人才，把三民主義翻成各種外國文傳播到全世界去。慚愧得很，我對於我底職業，除了每天坐在辦公室里，覺得腰背酸疼，想吃點「兜安氏紅色補丸」以外，並沒有考慮到這些問題。現在一聽，真是頓開茅塞，覺得自己自然不足道，就是那些在黨國負宣傳重任的人，豈不也個個

都是飯桶麼？

「其實，」游老師說，「其實這是很容易辦的呀，只要肯做，不愁沒有人翻，比如我，早就用日文翻好了一部三民主義，可是沒有地方出版。……」

「聶先生！」太太接着說，她是這麼客氣，反稱我爲先生，「你那邊，聽說不是常常印很多書麼？你可不可以去問問看，如果肯出版，就把他底稿子拿去。」

「我得申明，」先生接着說，「完全無條件，只要於宣傳主義上有點幫助。」

即使「世故淺」是句好話，我也只好用這話來恭維我自己。因爲我當真去上官那里問遍。上官擺着經驗豐富的面孔說：你沒有到各個旅館去看看麼？那里滿坑滿谷，盡是找差事的：上書建議的也有，光只賣賣字賣賣文章的也有；自然賣外國文的也有。你瞧，——他教我看他背後的一口立櫃——里頭全是黨義底譯稿，也全是那些人送來的。你以爲真有譯得好的麼？一個也沒有！如果有這樣多

的譯手，我們底事情就好辦得多了。

我似乎受了點侮辱：我底老師，何至于這樣蹙腳呢？於是力爭這個人怎樣與衆不同。好在上官也並不十分固執，多收一份譯稿，也未必增加多少麻煩，就叫我把稿子拿來看，再說。可是等我很高興地去拿稿子的時候，你猜那位老師怎樣？他說：「要先講妥呀，講妥了才好動手翻咧。」原來他還連手也沒有動！夜校辦了一個月就不辦了。原因是老師已經在什麼軍事機關找到了「相當工作」，上最後一課的時候，他已經「戎裝革履」，精神百倍地告訴我們說「沙約那拉」。於是一個月的工夫，四塊錢的學費，過了幾天，連五十一個字母，都爲了先生「沙約那拉」了的緣故，也跟我們「沙約那拉」了。

「沙約那拉」之後一年光景，我在臚政牌樓一帶發見了原先掛在唱經樓的那塊「呂菊芬產婦科」的招牌現在掛在一家產科醫院門口，並且只有那一塊醫生招牌，顯然現在是獨立門戶了。正在這時候，有一個朋友底太太要打胎。

年青的女士們，大概也和男士們一樣，雖原有了愛人甚至結了婚，但交幾個

異性朋友，那怕并不就和戀愛之類有關吧，也決不覺得是一件毫無趣味的事。在和異性做朋友的時候，男士們也一樣，如果別人不知道，往往不大願意表白自己已經「物各有主」；好像一表白，那點可憐的友誼就完了。豈但不表白，還惟恐別人從別的方面知道。如果並沒有申明已有配偶，忽然一天被人發見肚子大了，在年青的女士們，總會有些難堪的。何況還有其它許多理由，都唆使女士們裁制自己底肚子！

不過我底朋友底太太要打胎，並沒有這些高貴的理由；簡單得很：那朋友底收入太少，她又已經養育着三個小孩。朋友曉得我認識那位呂醫生，一定要派我去接洽；我呢，我也自認爲有担任這工作的義務；如果因爲熟人接洽而可以減省多少費用，於我底朋友，實在是個不小的幫助。

誰知道呢，誰知道我竟去碰了一鼻子灰！

「這怎麼行呢！這……」呂大醫生說，「這樣的事……我們醫院雖小……人格……良心……道德……這樣的事……」

有誰看見過尊貴的人麼？比如說皇后，皇太后，忽然意外地碰見了什麼骯髒的東西，比如說……叫我說什麼好呢？總之是頂頂骯髒的東西，那該是什麼神情呢？我說，那不稀奇，就是呂醫生聽見說要請她打胎的時候的神情。不過，那居高臨下，那以正視邪，那鄙夷，那嗤之以鼻的神情，却仍舊是沒法形容的，那時候，人們似乎還沒有熟習一種被稱爲漢奸的人底品格，如果熟習，我想，在她看來，也還在要打胎和替人接洽打胎之流的人底十等以上。在那時候，我才第一次看見我自己底卑下，卑劣，乃至卑賤！

然而我們底尊貴者底話還沒有完，她說：

「年青人做事不好拆爛污……敗壞人家底閨門，也敗壞自己底德行，這樣的事……」

說到這里我才吐了一口氣，才恍然大悟她之所以深信不疑地取了那尊貴的態度的理由：她所能理解的打胎，和我現在所要介紹的打胎，完全是兩件事。唉唉。我還能對她說什麼呢？

然而一年以前我就應該明白我不能對她說什麼的，她和她的先生卽我底日語老師，曾經有一件事，教我看到了我和他們之間的障壁。

也是一回晚上下了課，打一間空房間門口穿過，看見那房里紅燈大亮，並且聽見許多人嗒嗒的聲音，把頭伸進去一看，那裏頭跪着一滿屋子人：醫院院長，院長太太，醫生，幾個學看護的小姐，我們老師底太太，一齊捧着手，閉着眼睛，抬着頭，望着那壁上排的一張彩色的耶穌或者別人底畫相，口中念念有詞（不知念的什麼）越念越快，越快越念，就像正在受戒的和尙，熬不住頭頂上的艾絨的燃灼，只有口里不住地「阿彌陀佛……」一樣。過不一會，我們底老師也擠攏去跪在一塊兒如法泡製起來了。只有幾位看護小姐，似乎不及別人虔誠，一發覺有人在旁邊偷看，就低着頭，掩着口，甚至笑出聲來。

「那是做什麼呢？」

開車過後，我問我們底老師和他底太太，她們說是「降神」。太太並且說這降神會有怎樣怎樣的好處，比如說，降到誰身上，誰就不生病，有病的就好，做官，

就一帆風順地往上升；一句話，「有意想不到之效力！」

我笑了笑說：「我倒是個想升官的，應該來參加，只怕神不肯降到我身上來。」

「那里那里！」太太說，「只要信仰，只要誠心信仰，……」

「你大概不相信的，」老師接着說，「的確是件奇怪事。別的不容易知道，神一來，人就失了知覺，不曉得自己說的什麼。以後，就精神也健旺，力氣也大
了……」

「那是什麼道理呢？」我問。

「不曉得呀，」老師答，「所以奇怪！起初我也不相信……這醫院里的人也都
不相信，後來我勸他們試試，於是……奇怪得很。」

言下大有勸我也試試的意思。

從這時候起就完全覺得他們是另外一路的人，要是早記起來，我不會去向她
談什麼打胎不打胎，以致自討沒趣的。

那末，爲了呂醫生底正氣，中國就多了一個國民，我底朋友底太太底胎沒有打成麼？不，後來還是打了。那一定是別的醫生那里打的了？不，還是在她那里，不過換了一個接洽人，預先講好手術費一百元，藥費住院費在外，結果，那位朋友花了兩百多塊，不但自己，就是朋友們（我也是一個）底錢都扯得光光如也了。

後來，朋友底太太說，那醫院里同時住着三個病人。就有兩個是來打胎的。
阿彌陀佛！

現在這位女英雄已經成了仁，同時也成了名，我自然慶幸我有寫這篇追念文章的光榮，可是也有一點小小的遺憾：不知她底偉業和她十年前的那「降神」的盛舉有沒有關係？如果有，則早應該追隨她和她底先生之後，去參加一下那莊嚴的大典的，那麼，別的不說，這篇又章底材料總會豐富些吧。

心祭

春到江南來了。陽光溫和地撫摸着大地。菜花黃遍了田野，蠶豆花像飛倦了的蝴蝶，停息在綠陰裏。綠楊在河岸扭動着腰肢，它被春風陶醉，否則被田野的光彩眩惑了眼睛。山坡上有桃花的笑，有李花的肅穆；桃花像盛裝的貴婦，儀態裏射出幸福的明輝；李花是白衣的少女，端凝同時俏麗。杜鵑花還只剛剛含苞，却已經滿山滿谷地半露着嬌羞的紅顏了。小鳥們歌唱着，蜜蜂們嗡嗡着，竹林裏傳來一聲聲鳩侶的呼喚。人，尤其是那些少男少女們，臉上也花一樣的鮮豔，衣衫更炫耀花朵般的顏色。江南的大地到處都是伊甸的美景，江南的春天啓迪誘導着人和一切生物的生的意志。

這是何等的幸福哦，在祖國的土地整塊整塊地呻吟在倭奴的鐵蹄底下的今天，我竟能夠面對這春的江南！在我的故鄉，在那些廣大的失去的土地上，我不能

想象是一種怎樣的情景。也有桃花和李花麼，它們爲誰而開呢？也有百草和雜樹麼，它們爲誰而綠？雀鳥爲誰而歌唱，陽光爲誰而溫暖？祖國的花和草，祖國的鳥和虫，祖國的光風和霽月，玩賞它們，欣聆它們，撫愛它們而又接受它們的撫愛的，多少地方，已經不是祖國的愉快的人民了！在砲火喧騰中，在戰馬嘶鳴中，在強盜的殘暴的屠戮，祖國的斯巴達們的戰鬥中，那遙遠的杜鵑花，我怎能辨清是志士們的鮮血，還是母親和妻子們的熱淚呢？今天，我才深切地感到土地的重要，感到土地的自由的重要，沒有自由，縱然同樣的春的江南，也不會如此美好；縱然如此美好，而站在此地贊歎它們的也將不是我們自己而正是我們的仇敵。然而在這自由的天地裏，我們也還是不斷地受到強盜們的損害，當強盜的飛機從天空飛來的時候，它會毀掉我們愛着自己的生命也愛着一切生命的人，會毀掉我們爲了延續發展自己的生命而創造的成果，會毀掉我們祖先的墳塋和留給我們的珍貴的遺物，會毀掉地面上許許多多有生無生的東西！兩年以來，祖國的重要的城市，幾乎沒有一個是完整的，而我們祖國的兒女，有多少人失去了生命或

斷殘了肢體喲！多少人被打破了自己的計劃希望和幻想啊！多少父母的兒女，兒女的父母，丈夫的妻子，妻子的丈夫，在一霎眼的工夫中就離開了，永遠離開了自己至親的人囉！這裏我記起一個爲強盜的空襲而死去的女子。

去年這時候，我正從臨汾轉徙到了西安。西北的三月，還很少春的氣息，滿街都是冷風和黃土。雖然一時有許多機關學校任紛紛地向更西或更僻遠的地方遷移。畢竟前綫還有很遠的距離，除了有時候遭受一兩次空襲以外，西安是平靜的。有一天到一個演劇隊裏去玩，那個演劇隊是從上海去的，從上海出發的時候，我也是隊員中間的一個。雖然這時候，隊裏的熟人已經不到一半，談起來也仍舊有不少的契闊。大概很夜深了吧，幾個舊的人都留我就在那裏睡覺；因爲夜晚很冷，早睡的內地的城市，半夜裏走路又很孤寂，我也就同意了。

一個小房子裏的一張大炕，是被指定的睡處。在一支洋燭的微光之下，那炕像一架山似地聳立着，不知堆着一些什麼東西。炕旁邊有一張涼床模樣的小床，上面也堆得像山；隊長老王告訴我，木刻家老金的夫人睡在上面——其實應該說

是壓在那山底下；她不病，現在睡着了。我才注意到那上面，不，那裏頭，有人。

要同在這炕上睡覺的老王和老金到外面屋子裏開會去了。我理不清炕上的被臥，毯子，大衣以及別的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就把腳伸進那山裏頭去，背靠着牆，迎着窗台上的燈光看一本小說，等候着老王他們。夜是寂靜的，古老的西安似乎落到遙遠的天邊去了；只聽見什麼地方有一兩聲零食的叫賣，在空漠中搖曳。窗外是一個遠連到荒野的戲園，從破碎的窗紙的隙孔望過去，只是一片黑暗，看不見星月和燈火的影子。冷風從窗外吹進來，搖晃着燭燄，也搖晃着書上的字，還搖晃着牆上掛的一些小東西的陰影；帽子，皮帶，熱水瓶……這些都像在牆上活起來了，還彷彿發出一點點聲音應和着那病人的微弱的呼吸。這屋子裏很冷；又堆的雜東西太多，一支洋燭的光輝，不能叫人把屋裏的一切看得仔細；暗黑的角落裏幾乎無聲無臭的病人，却給人一種陰森的感覺，不禁想起什麼小說上的一些恐怖的故事。

忽然那小床上軋軋地響了，那上面的東西也窸窣窣地響了。病人翻了一回身，喉嚨裏糞粥似地咕嘟了一回，突然大聲叫喚：

「哎喲！我怕呀！我怕呀！我怕呀！老金！老金！來呀！快來呀！哦，站在我跟前哪！飛機！哦，飛機！不要來哦，不要來，不要來呀！哎喲！炸彈，炸彈

，我的天！我怕呀，老金，老金，老金！……」

裏頭還夾着許多哭泣，吟呻，歎息；聲音就在死囚牢裏受嚴刑拷打的犯人發出來的一樣。縱然只叫這麼一兩聲，有點胆怯的我，也不能再在那兒待下去；何況她一直地叫，毫沒有停止的意思！我扔掉手里的書，披上外衣，連忙爬下床，偏偏皮鞋和我搗亂，穿了好半天才穿進去！臨走的時候，向那床上瞥了一眼，全屋子都是昏茫的，只有她的臉像一張白紙似地泛着白！我跑到他們開會的地方

。我說：「老金，你的太太喊你……」

「老金，你的太太喊你……」

說完：就冒着夜風走上了回寓所的路。多麼寂靜，多麼冷清，多麼昏黑的夜

的市街嘯！

過了幾天，聽說那病人死在醫院裏了。起初，我對死者並沒有懷多大的敬意，還詫異老金怎麼把這樣弱的一個夫人帶在身邊。後來談起，才知道她在北平的時候，努力地參加過救亡運動，一二九前後，還是婦女中間最活躍的一個。她生長在一個極其腐爛的家庭裏，能夠離開那家，能夠和老金結合，也會經過一番苦鬥。北平淪陷後，在生產後七天就把嬰兒托給朋友，隻身到河南山西一帶去找到老金，一向都是很勇敢的。只是後來因為產後沒有好好調養，身體是大大地虛弱了！臨汾撤退的時候，她正在生病；剛在荒亂中擠上火車，就碰見了空襲。車站差不多給炸平了，火車炸燬了死傷了很多人；她雖然僥倖沒有受到損傷，但病弱的神經，給那悲慘的殘酷的情景刺激得太厲害了。每天每天，眼睛一閉就看見飛機炸彈……。

在這苦鬥的大時代中，這自然是個平凡的死，怯弱的死；儘管死者平日是個戰士，是個英雄；她的死却是平凡的，怯弱的。然而慘痛也正在這裏，一個英雄

，一個戰士，竟被那野獸以上的兇殘，威嚇得如此地怯弱，而且平凡地死了！

如今，那死者離開我們已經一年，我離開那古老的西安也已經一年。這一年當中，祖國不知損失了多少戰鬥的英雄，也不知損失了多少怯弱的平凡人。戰鬥的金君，失去了平日的英雄的伙伴，他怎樣了呢——感得了生活的寂寞而消沉了戰鬥的意志麼？還是燃起了復仇的怒火而更堅強了戰鬥的決心呢？我們的祖國將從戰鬥中產生新的光明，新的溫暖，那前途是無限的吧；但它需要無數英勇的戰士的血，也需要無數怯弱的平凡人的血。那末，豈不是一個平凡人的血，今天，也正和英雄們的血一道兒灌溉着祖國的明天的花朵麼？爲了目睹過她死前的慘痛，在當她周年祭的今天，我在這春的江南，向那不會看清過面孔的死者，致我心的祭奠。

一九三九、三八節、於屯溪。